

咸陽李岳瑞原編 鹽城印水心修訂

評註
國史讀本

新學制中等學校適用 唐史上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第四冊

0027249

評註 國史讀本卷四目錄

第三編 近古史

唐史上

第一章 唐之創興

- 一 晉陽初起一……………一
- 二 晉陽初起二……………二
- 三 晉陽初起三……………四
- 四 霍邑之戰……………五
- 五 唐兵入關……………六
- 六 高祖即位……………八

第二章 羣雄之削平

- 一 薛舉興亡始末……………一一
- 二 李軌興亡始末……………一三

評註國史讀本 卷四 目錄

三 李密興亡始末……………一五

四 李密興亡始末二……………一六

五 劉武周始末一……………一八

六 劉武周始末二……………二〇

七 王世充竇建德一……………二一

八 王世充竇建德二……………二三

九 王世充竇建德三……………二五

十 王世充竇建德四……………二六

十一 王世充竇建德五……………二八

十二 王世充竇建德六……………二九

十三 蕭銑始末一……………三一

十四 蕭銑始末二……………三三

十五 劉黑闥始末一……………三四

十六 劉黑闥始末二……………三六

第三章 太宗之御宇

一 玄武門之變一……………三七

二 玄武門之變二……………四〇

三 梁師都之平滅……………四二

四 東突厥之平滅……………四三

五 薛延陀之平滅……………四七

六 高昌之平滅……………四八

七 龜茲天竺之臣服……………五〇

八 高麗之征伐……………五一

九 房杜王魏之相業……………五三

第四章 高宗之繼統

一 高宗之初政……………五六

二 裴行儉之北征……………五七

三 西突厥之叛亂……………五九

四 蘇定方之西征……………六〇

五 百濟高麗之臣服……………六二

六 吐蕃之始興……………六三

第五章 武韋之亂

一 武氏之入宮……………六五

二 武氏之專政……………六七

三 武氏之臨朝……………六八

四 李敬業之起兵……………七〇

五 諸王之被戮……………七二

六 武氏之篡唐……………七三

七	中宗之復位……………	七六	七	魏郡之克復……………	九八
八	韋后之繼亂……………	七八	八	郭李之初起……………	一〇〇
九	臨淄王隆基起兵……………	八〇	九	嘉山之戰……………	一〇一
十	太平公主之亂……………	八一	十	潼關之陷……………	一〇三
十一	姚崇之相業……………	八三	十一	馬嵬驛之變……………	一〇四
十二	宋璟之相業……………	八五	十二	肅宗卽位於靈武……………	一〇六
第六章 安史之亂			十三	李光弼太原之捷……………	一〇八
一	李林甫之用事……………	八七	十四	張巡許遠守睢陽……………	一一〇
二	安史之進用……………	八九	十五	張巡許遠守睢陽……………	一一一
三	楊國忠之激變……………	九一	十六	郭子儀收復兩京……………	一一三
四	安祿山之反……………	九三	十七	九節度相州之潰……………	一一五
五	河北河南之失陷……………	九四	十八	李光弼河陽之戰……………	一二七
六	顏真卿兄弟起兵討賊……………	九七	十九	李光弼河陽之戰……………	一二九

二十 安史之亂平……………一二一

第七章 肅代時事

- 一 張良娣之亂政……………一二三
- 二 李輔國之亂政……………一二五
- 三 僕固懷恩之叛亂……………一二六
- 四 郭子儀單騎退回紇……………一二八
- 五 吐蕃陷長安……………一三一
- 六 魚朝恩亂政始末……………一三三
- 七 劉晏理財始末……………一三四
- 八 李光弼之晚節……………一三六
- 九 郭子儀之晚節……………一三八

註評 國史讀本卷四

第三編 近古史

唐史上

第一章 唐之創興

一 晉陽初起一

太原留
守李淵

李世
民

裴寂

劉文
靜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諱淵，涼武昭王暠之後也。世仕西魏周隋，襲爵唐公，爲太原留守。淵娶神武公竇毅女，生四子。建成，世民，立霸，元吉，一女，適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之女，晟族弟順德，與池陽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世民以居。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與賤哉？」文靜見世民而奇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以

爲然，李密從楊玄感反，文靜坐與密連婚，繫晉陽獄，世民就省之，陰與計大事，文靜曰：「今天下大亂，羣盜萬數，有真主出，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竄入城，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載，帝業成矣。世民喜曰：「此吾心也。」乃陰部署賓客，淵未之知，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寂有舊，每相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財數百萬，使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游，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

高斌廉

世民說
父起兵

註 ①【太原】今山西太原縣。 ②【臨汾】今山西臨汾縣。 ③【池陽】今陝西涇陽縣。 ④【晉陽】即今太原縣。 ⑤【魏祖】謂曹操。 ⑥【部著】謂分部而署置也。

二 晉陽初起二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帝在江都，會突厥寇馬邑，淵遣副留守高君雅拒之，不利，恐并獲罪，世民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即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不若順民心，起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

化家爲國亦由汝

以宮人侍客

劉武周據汾陽宮

李淵集兵

驚曰：「汝安得爲此言，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言之，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至有理，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煬帝以淵等不能禦寇，使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早定大計，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復馳驛赦淵，而建成元吉尙在河東，淵謀爲稍緩，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及是文靜謂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耳，何誤唐公也。」寂懼甚，屢促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諸郡民，年二十以上者，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洶洶，思亂者衆，既而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寇賊竊據離宮，不早定大計，禍立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如之何？」王威高君雅等皆懼，請計，淵曰：「用兵進止，皆須請命朝廷，今賊在近郊，而江都遠隔數千里外，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任同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爲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當先集兵。」乃命世民與文靜順德弘基等，各募兵，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

註

①【江都】今江蘇江都縣。

②【馬邑】今山西馬邑縣。

③【河東】今山西臨汾縣。

④【汾

陽宮）在今山西陽曲縣隋大業四年築。⑤【離宮】別宮也，指汾陽宮言。⑥【進退維谷】語見詩經，謂進退無所適也。⑦【長安】今陝西省治。

三 晉陽初起三

王高疑
起兵

王威高君雅見兵之大集也，疑淵有異志，謂武士護曰：「順德弘基，皆私逃至此，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護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乃止。威等謀因祈雨，晉祠執淵，淵知之，使世民伏甲晉陽宮外，自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告密者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撰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矣，遂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以數萬衆來，淵命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爲威等實召之也，於是斬威及君雅以徇，遂起兵。已而建成元吉柴紹亦先後至晉陽，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淵從之，自爲啓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北國和親。」可汗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害唐公。苟唐公自爲天子，吾當以兵馬助之。」使者返，將佐皆喜，請如突厥言，淵不可，寂等乃議尊煬帝爲上皇，而立代王侑爲帝，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時勢所逼，不得不爾。」乃遣文靜往報之，並請兵數百。

掩耳盜鈴

捷西河之

人藉爲聲援。時西河郡不從命，淵使世民先將兵往擊，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斬德儒以徇。日餘秋毫無所犯，淵喜曰：「以此用兵，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始畢可汗〕即啓明可汗子，大業十一年，煬帝北巡，始畢帥騎數十萬圍之雁門，帝幾殆，由是和

好遂絕。○〔西河郡〕郡治今山西汾陽縣。

四 霍邑之戰

大將軍

裴叔等上淵號爲大將軍，淵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唐儉溫大雅溫大有共爲記室，參掌機密，分諸將所領爲左右統軍，以建成爲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

誓衆西

行

宋老生

屈突通

爲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元吉留守晉陽，帥甲士三萬西行，誓衆移檄，諭以掃清君側之意。代王侑煬帝孫也，時鎮長安，遣宋老生屯霍邑，屈突通屯河東以拒之。會久雨，淵不能進，軍儲缺乏，劉文靜使突厥未歸，或傳劉武周乘虛將導突厥以襲晉陽，

淵欲北還，裴叔等亦謂隋兵尙強，未易驟下，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

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武周與突厥外若相附，衷實相猜，彼雖遠利晉

陽，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以拯蒼生，當先入關中，號令天下，今甫遇小敵，遽爾班師，

世民泣
諫退軍

霍邑之
捷

何以自全？從義之徒，將一朝解體矣。淵不從，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安得不悲痛耶？」淵乃悟曰：「軍已發矣，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今成敗皆在爾矣。」世民乃與建成，分道追左軍，復還，會太原糧亦至，乃趣霍邑，恐老生固守不出，建成世民以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且詢之，老生怒，率衆出戰，淵陣城東，世民陣城南，淵戰小却，世民自南原，引兵馳下，衝隋軍，出其背，老生兵敗投壑，劉弘基就斬之，遂克霍邑。

〔註〕 世民初應定興之募，年甫弱冠，卽爲設旌旗鉦鼓之令，以倡先聲。及起兵太原，復定先入關中大計，而一時宿將，無能及者。知足以料敵，斷足以成功，岐嶷英姿，殆所謂天授，非人力矣。

〔註〕 ①〔晉陽〕今山西太原縣。②〔長安〕今陝西長安縣。③〔霍邑〕今山西霍縣。④〔河東

〕今山西臨汾縣。⑤〔馬邑〕今山西馬邑縣。⑥〔關中〕指長安言。

五 唐兵入關

李淵進克絳郡，獲通守陳叔達，禮而用之，叔達陳宣帝之子也。至龍門，文靜以突厥兵

克絳郡

下韓城

西濟河而

柴紹

馬三寶

娘子軍

房玄齡

五百馬二千至，淵喜曰：「兵少馬多，君之功也。」河東戶曹任瓌說淵，自梁山濟河，指韓城，然後鼓行而進，據永豐倉，以窺長安。淵從之，遂下韓城。馮翊太守蕭造來降。淵留兵圍屈突通於河東，自引軍西濟河，三輔士民從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與文靜帥諸軍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世民率劉弘基等諸軍，徇渭北。隋臣于志寧、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淵於長壽宮，淵悉禮而用之。柴紹之赴太原也，謂其妻曰：「尊公已舉兵矣，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紹遂行，李氏竄匿鄠縣別墅，散家財，聚徒衆，使家奴馬三寶說關中羣盜歸淵，衆從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先娶淵女，亦聚兵萬餘，遣使迎淵。淵命紹將數百騎，至南山迎李氏，李以萬餘人來會，與紹對開幕府，號曰「娘子軍」。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怖成疾，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如永豐倉，勞軍，進屯馮翊。世民營於涇陽，勝兵九萬，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一見如故識，署計室參軍，引爲謀主。遂帥衆南度渭水，軍令嚴整，秋毫不犯。十月，淵至長安，諸軍皆集，衆二十餘萬，遣使諭文昇等降，不報，乃進軍攻城。

註

①〔絳郡〕治今山西絳縣。②〔龍門〕山名，在今山西河津陝西韓城之間。③〔梁山〕即山

西離石縣東北之呂梁山。④〔韓城〕今陝西韓城縣。⑤〔馮翊〕即今陝西大荔縣。⑥〔三輔〕

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今陝西關中道之地。⑦〔潼關〕今陝西潼關縣。⑧〔渭北〕今陝

西同州一帶。⑨〔鄂縣〕今屬陝西關中道。⑩〔南山〕即終南山，在鄂縣。⑪〔涇陽〕縣名，今屬

陝西關中道。

六 高祖即位

李淵克
長安

約法十
二條
除隋苛
禁
李靖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十一月，克長安，代王侑左右皆奔散，唯侍讀姚思廉在側，軍士皆登殿，思廉厲聲誦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不得無禮。」衆皆愕然，立庭下，不敢進。淵迎侑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室至闕下，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祖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前卒，執舍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讎，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除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舍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嘗

立代王
侑爲皇
帝高祖
卽皇帝
位

字文化
及稱帝

竇建德
擒斬化

羣雄割
據

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淵既入關，自爲大丞相，進封唐王，立代王爲皇帝，而遙尊煬帝爲太上皇。已而字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唐王淵遂卽皇帝位，廢隋主侑爲鄴國公，而錄用隋之宗室，立世子建成爲太子，而封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是時四方羣雄紛起，字文化及既弒煬帝，復立秦王浩，擁衆而西，爲李密所阻，兵敗黎陽，乃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能一日爲帝乎？」於是鳩殺秦王浩而自稱帝於魏縣，國號許，誘海曲賊帥王薄等，東屯聊城，藉爲聲援。時竇建德雄據河北，稱夏王矣。聞化及弒帝自立，乃謂羣下曰：「隋爲吾君，吾爲隋民，化及弒逆，恣爲暴虐，天怒人怨，不可不討。」遂引兵趨聊城，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擒化及並其逆黨悉斬之。顧化及雖死，而羣雄相競，各據一方，薛舉李密王世充之徒，勢至猖獗，茲擇其尤有關係者，分別述其興亡始末於下，藉資參證。

註

①【七廟】隋室七廟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天子之廟而七。②【李靖】字藥師，三原人，初

爲楊素客，至是歸唐。③【錄隋宗室】自魏晉以來，易姓之際，對於前代族戚，皆殺滅誅夷，至唐始不殺滅，並量才錄用。④【江都】今江蘇江都縣。⑤【黎陽】在今河南濬縣東北。⑥【魏縣】今直隸

大名縣。⑦〔聊城〕今山東聊城縣。⑧〔河北〕謂黃河以北，今河南河北道諸縣。
 隋末羣雄割據表

人名	初起	據地	稱號
王薄	羣盜	據山東北部	知世郎
竇建德	羣盜	據河北諸郡	夏王
輔公祐	羣盜	掠江淮一帶	宋帝
杜伏威	羣盜	掠江淮一帶	吳王
李子通	羣盜	據江蘇北部	吳帝
朱粲	羣盜	據湖北中部	初稱可達寒賊後稱楚帝
李密	羣盜	據河南諸郡	初稱薄山公後稱魏公
林士弘	羣盜	據江南之地	楚帝
羅藝	羣盜	據直隸中部	幽州總管
徐圓郎	羣盜	據山東中東二部	魯帝
劉武周	馬邑校尉	據山西北部	突厥以爲定楊可汗

梁師都	朔方郎將	據甘肅東北部	梁帝
郭子和	戍卒	據陝西北部	永樂帝
薛舉	金城校尉	據甘肅中部	西秦霸王
李軌	武威司馬	據甘肅西北部	涼王
蕭銑	後梁之後	據湖廣贛粵等地	梁王
沈法興	吳興太守	據浙江安徽等地	梁王
高開明	羣盜	據直隸東部	燕王
字文化及	許公	據山東西北部	許帝
王世充	東都留守	據河南西部	鄭王
李淵	太原留守	據陝西大部	唐公
劉黑闥	羣盜	據河北山東諸郡	漢東王

第二章 羣雄之削平

一 薛舉興亡始末

世民戡定羣雄
薛舉之與
西秦霸王

高墟之戰

淺水原之捷

隴西平

始高祖之卽位也，僅有河東、蜀輔、蜀之地而已。潼關而東，隴坻以西，皆羣雄割據之墟也。而其地最近，勢最彊者，厥惟薛舉。世民之戡定羣雄也，先近而後遠，固勢之不容已也。薛舉，金城人，驍勇絕倫，家資巨萬，雄於西邊。金城令郝瑗，使舉募兵，以討羣盜。舉遂劫瑗以反，自稱西秦霸王。賊帥羅喉等擁衆歸之，舉兵大振，盡有隴西之地。僭卽帝位，都於天水，以其子仁杲爲太子。仁杲多力善射，號萬人敵。然貪虐好殺，舉常戒之曰：「汝才勇足以成事，而苛酷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耳。」旣而舉帥師侵唐，秦王世民禦之，戰於高墟，唐兵敗績。郝瑗因進說曰：「唐兵新敗，三輔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未發而卒。仁杲嗣立，居於折墟。瑗計遂不行，時世民軍於高墟，令諸將曰：「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堅壁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世民乃使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秦人大喜，盡銳來攻。世民度其已疲，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陣於原南，宗羅喉擊之，玉幾不支。世民引大軍，由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陣，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進圍折墟，仁杲力屈出降，隴西遂平。世民還長安，高祖命斬仁杲於市，舉父子據隴西，五年而滅。

註

秦王用兵之長，大約始以持重養銳，繼以深入赴機。前後屢戰屢勝，歷歷不爽，雖英略天授，王者不死。然兵家言：「靜若處女，狡若脫兔」者，正復不外此道。

註

①〔河東〕今山西河東道諸縣地。②〔關輔〕指關中三輔之地，即今陝西關中道。③〔巴蜀〕即今四川。④〔潼關〕今陝西潼關縣。⑤〔隴坻〕即隴山，在陝西隴縣。⑥〔金城〕即今甘肅臯蘭縣。⑦〔天水〕郡名，今甘肅天水縣。⑧〔高樵〕城名，在今陝西長武縣北。⑨〔折樵〕城名，在今甘肅涇川縣東北。⑩〔淺水原〕一名鶻觚原，在陝西長武縣東北。⑪〔隴西〕今甘肅舊蘭州鞏昌等地。

二 李軌興亡始末

李軌之興

由秦隴而西，則有涼州，涼州者，西域往來之孔道，而關輔之上游也。既平隴右，旋取河西，而西陲大定，可專力以事東征矣。李軌者，武威人也，有機辨，頗讀書史，家富而好任俠，薛舉之起也，軌與同郡豪傑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守庸怯，不能禦寇，吾輩詎可束手就虜耶？不如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觀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遂共推軌爲主，謀盡殺隋官，取其資財，軌曰：「今者興義兵以救生民，殺人越貨，此羣盜之所爲耳！」乃

涼王

李軌稱帝

安興貴

涼州平

止。於是軌盡有河西五郡之地，自稱涼王。高祖之即位也，欲與軌共圖薛舉，遣使招撫，稱爲從弟，軌大喜，遣弟入貢，既而稱帝，會薛仁果亡，軌懼，欲去帝號，受唐爵。遣鄧曉奉書至唐，初軌將安脩仁之兄興貴，仕長安，及是上疏請自往涼州，說軌歸朝，帝曰：「軌豈口舌所能下哉？」興貴曰：「臣家在河西，奕世豪望，爲民夷所附，臣弟脩仁，又軌所親任，軌聽臣固善，不聽，則伺隙以圖之，易於反掌耳。」高祖遣之。興貴至，軌授爲左右衛大將軍，問以自安之術，興貴因說以竇融歸漢故事，軌不答，興貴乃與修仁等潛謀引諸胡起兵，將圍其城，軌率步騎拒戰而敗，遂被執，送長安斬之。鄧曉聞涼州平，舞蹈稱慶，高祖責之曰：「汝爲使臣，聞國亡而不戚，既不忠於李軌，其肯爲朕用乎？」遂廢棄終身。軌據河西，凡三年而滅。

〔註〕 鄧曉舞蹈稱慶，高祖以大義責之，是矣。然安修仁爲李軌信任之臣，輒復倒戈相向，其不忠孰甚。一則廢之終身，一則爵以顯世，賞罰之公安在。

〔註〕 ①【秦隴】秦，即今陝西隴，即今甘肅。②【涼州】即今甘肅秦安縣。③【西域】今新疆等地。

④【隴右】指薛舉等，今甘肅中部。⑤【河西】指李軌言，今甘肅西北部。⑥【武威】今甘肅武威。

縣。⑦〔河右〕即河西。⑧〔河西五郡〕即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五郡，俱在今甘肅西北部。⑨

〔長安〕指唐言，時唐都長安故也。⑩〔竇融〕東漢初，竇融據河隴，後降光武。

三 李密興亡始末一

李密往來羣盜

翟讓王伯當

徐世勳單雄信
敷煬帝十罪

楊玄感之敗也，李密被獲，既而亡命，往來羣盜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與謀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當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羣盜中，翟讓最強，因王伯當以見，爲讓畫策，讓遜謝不敢當。已而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密因說讓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襲取滎陽，張須陁戰死。密謂讓曰：「興洛倉積粟甚多，若襲取以振貧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集，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選饒悍，天下不足定也。」乃共襲倉城，據之，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於道。越王侗自東都遣兵來擊，大破之，威聲益振，於是推密爲主，號曰魏公。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拜讓司徒，徐世勳、單雄信皆爲大將軍。江淮以北，莫不響應，密悉授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統之，衆至數十餘萬，乃廣築洛口城而居之，遣將分道略地。河南郡縣多附於密，密因移師攻東都，檄郡縣

取黎陽倉
徐洪客
獻書

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珽之子君彥辭也。密又用徐世勸策，襲取黎陽倉，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屢勝之威，士馬之銳，沿流東下，直指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竟莫得所在。後翟讓貪暴，密惡而殺之，由是其將佐漸自疑。

註

①【黎陽】今河南滎陽縣。

②【館穀】謂食敵人之穀粟也。

③【興洛倉】即洛口倉，在今河

南鞏縣東南，煬帝所築，倉城周二十餘里，中穿三千窖，窖藏粟八千石。

④【洛口城】即洛口倉城，在今鞏縣。

四 李密興亡始末二

邙山之戰

王世充謀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阻邙山以待之。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若還，我且按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不聽，仁基頓足歎曰：「今茲敗矣！」密素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比戰，誓衆曰：「今日之

勇江淮剽

唐李密投

蒿箭

擊斬李

事，非直爭勝負而已，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不捷，必無一人幸免者，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密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隋兵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預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之過陣前，令士卒大譟曰：「已獲李密矣！」諸軍皆呼萬歲，伏兵乘高而下，馳壓營，縱火焚其廬帳，密衆大潰，馳出洛口，郝元真已潛引隋軍，入據其城，單雄信亦降，密自度不能支，乃奔關中投唐，從密西行者，三萬餘人，密所據郡邑，多降於隋。

李密之歸唐也，高祖使人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及至長安，供待頗菲，朝臣又多輕之，密殊不滿望，退以告王伯當，伯當亦怏怏，乃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密乃言於高祖，請收撫山東故時麾下，高祖許之，羣臣多以爲不可，高祖曰：「帝王自有天命，豈小子所能取，就令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復何足惜！」乃遣之，且以伯當及賈閏甫爲之副。既行，密長史張寶德表密必叛，高祖意中變，詔密帥所部還朝，密謂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收兵度河，得至黎陽，與徐世勣相見，大事成矣。」閏甫以爲不可，密大怒，揮刃擊之，閏甫奔熊州，密遂斬使者，驅掠徒衆，入桃林，直趣南山，總管盛彥

密

李密亡

師，伏兵熊耳山南，俟密至，擊斬之，傳首長安。世勣在黎陽，上遣人以密首示之，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舉軍縞素，哭而葬之。密素得士心，故時將卒臨哭，多嘔血者。世勣帥所部來歸，高祖嘉其義，賜姓李氏，密起兵凡六年而滅。

唐史列羣雄，以李密為巨擘。然觀其擁衆百萬時，既不能自有建樹，至一經敗衄，徐世勣輩猶為拒守而已。乃頽然沮喪，北面降唐，又以羞伍絳灌，忘身於一朝之忿，反覆失據若此，歐陽修稱爲田橫之流，實非定論。

①【金墉】地名，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②【洛口】即洛口城，見上課。③【邙山】即北邙，在

洛陽縣東北。④【黎陽】即黎陽倉城。⑤【熊州】今河南宜陽縣。⑥【桃林】即古之桃林塞，今

河南靈寶縣。⑦【南山】即終南山，在今河南陝縣南。⑧【熊耳山】在今河南盧氏縣南。

五 劉武周始末一

劉武周之興

劉武周者，本景城人，徙家馬邑，驍勇善射，交通豪俠，其兄每詈之曰：「汝不擇交遊，終當滅吾宗耳。」武周乃棄家從軍，積功至鷹揚校尉，還家。太守王仁恭甚倚任之，武周以天下大亂，陰懷異志，乃稱疾不出，郡中豪傑，皆來慰問，椎牛縱酒以享之，酒酣，大言

定楊可汗

狼頭羆

宋金剛
襲并州

劉武周
據晉陽

曰：「世亂如此，終死溝壑，今倉中積粟紅朽，誰能為我取之？」衆皆曰：「諾！」遂與其黨十餘人，候仁恭視事，入而斬之，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廩，振貧乏，馳檄境內，屬城皆歸之，得勝兵萬餘，自稱太守。遣使附於突厥，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遣以狼頭羆，因僭稱皇帝，以妹壻苑君璋為宰相。先是上谷人宋金剛者，在易州為盜，為竇建德所敗，奔於武周。金剛故梟勇善戰，武周得之，甚喜。金剛說武周入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武周大悅，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使襲并州，且乞兵突厥以助之。裴寂以兵拒戰，敗績，齊王元吉留守太原，遽棄城南走，武周遂據晉陽。河東郡縣半沒於賊，關中大駭，高祖議棄大河以東，阻河自守。秦王世民力爭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舉而棄之，所損非細，願假臣精兵三萬，必能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授世民，使擊武周。會武周驍將尉遲敬德尋相，奄至夏縣，永安王孝基拒戰大敗，孝基及獨孤懷恩、唐儉、劉世讓等皆沒於賊。

註

①【景城】今直隸滄縣。

②【馬邑】今山西馬邑縣。

③【定楊】今山西介休縣。

④【上谷

】今直隸懷來縣。

⑤【易州】今直隸易縣。

⑥【晉陽】今山西太原縣。

⑦【并州】即太原。

⑧

【河東】卽山西臨汾等縣。⑨【京邑】卽長安。⑩【汾晉】謂汾陽晉陽也，皆在山西。⑪【夏縣】今山西夏縣。

六 劉武周始末二

秦王世民至河東，敬德相潛引騎至蒲坂，世民自帥步騎，從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盡俘其衆。與金剛相拒於柏壁，諸將咸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皆聚於是，武司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軍無蓄積，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關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披其心腹，彼食盡計窮，自當退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既而金剛果食盡北走，世民悉衆追之，破尋相於呂州，乘勝逐北，一日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諫，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事機難得，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徐得爲備，不可復制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策馬而進，將士不復敢言饑，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夜宿谷西。世民已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諸將分而食之，復引兵趣介休，金剛尙有衆二萬，出自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亘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爲賊所乘，世民以精

安邑之捷

柏壁之兵

雀鼠谷

介休之戰

尉遲敬德降

劉武周亡

王世充之興

騎突擊之，出其陣後，金剛大敗北走，敬德尋相皆率衆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以爲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部，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爲變，數以爲言，世民卒不聽。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太原，脫身走突厥，金剛收餘衆隨之。武周所陷郡縣，復爲唐有，久之，武周亡歸馬邑，事洩，突厥殺之，遂及金剛，而以苑君璋爲大行臺，使統武周餘衆居塞下，往來寇鈔。武周起兵，至是凡四年而滅。

秦王一見敬德，卽待以至誠，始令參列諸營，繼且引入臥內，雖屈突通屢以爲請，而不稍游移，其推心置腹，足以感人肺腑，宜食報之速也。

註

- ①【蒲坂】今山西永濟縣。
- ②【安邑】今山西安邑縣。
- ③【柏壁】在今山西新絳縣西南。
- ④【汾隰】今山西汾陽及隰縣也。
- ⑤【呂州】今山西霍縣。
- ⑥【高壁嶺】在山西介休縣南。
- ⑦【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南。
- ⑧【介休】今山西介休縣。
- ⑨【馬邑】今山西馬邑縣。

七 王世充竇建德始末一

王世充者，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寓居新豐，父蚤死，世充隨母嫁王氏，因冒其姓。頗涉經史，好兵法，及推步之術，以軍功入仕，明習法令，善敷奏，能舞弄文法，利口飾非，衆莫能

世充稱帝

誦。大業中爲江都宮監，世充知隋祚將終，陰結豪俊，有繫獄抵罪者，輒枉法出之。羣盜起，將兵討擊，數有功，每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悉推與士卒，人爭爲用。及李密起，奉詔援東都，執元文都殺之，遂專隋政。俄自加相國，總百揆，晉爵鄭王，已更廢隋主，伺而弑之，自稱帝，國號鄭。初，世充之廢侗，稱帝也，以苛察失衆心，其下有謀誅世充，迎侗反正者，事洩，皆被殺。遣人以酖飲侗，侗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於是其驍將羅士信、秦叔寶、程知節等，先後降唐。世充見衆心離散，轉嚴刑峻法，有一人逃者，舉家駢戮。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畔去，而隣人不覺者，誅及四隣。樵采出城，皆有限制，每使諸將出外，輒收其家屬於宮中，公私窘急，皆不聊生。高祖知其可取，乃命秦王世民帥師征之。世民遣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出洛口，斷其餉道，而自引大軍屯於邙山，連營以逼之。世充置陣於青城宮，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內，鄭帝河南，世充未嘗遣一旅西侵，王忽舉軍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是以來耳。」一時世民麾下，多四方降將，有叛去者，羣疑尉遲敬德將爲變，請囚之。

世民出師

唯公獨阻聲教

敬德躍
馬大呼

世民不聽，引敬德至臥內，賜之以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贖，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敬德感泣無言，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步騎萬餘突至，圍之數重，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垂及矣，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重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敗去，世民執敬德手謂之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註

①【新豐】今陝西臨潼縣。

②【推步】謂推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也。

③【敷奏】陳

述奏章也。

④【宜陽】今河南宜陽縣。

⑤【龍門】此伊闕也，俗稱龍山，在今河南洛陽縣南。

⑥【

河內】今河南河內縣。

⑦【洛口】即洛口倉，在鞏縣東南。

⑧【邙山】在洛陽縣北。

⑨【青城宮

】在今河南開封縣。

八 王世充竇建德始末二

戰穀水之

世民移軍青城，以逼東都，壁壘未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諸將洵懼，世民曰：「賊計窮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更出矣。」命屈突通渡水擊之，兵甫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將士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鄭軍始

洛陽之

唐鄭夏
鼎足之
勢

建德救
鄭

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洛陽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唐兵四面進攻，旬餘弗能克，將卒皆疲敝思歸。劉弘基以班師請，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附，洛陽孤城，勢何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有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已而君廓攻轅轅陷之，又東拔虎牢，洛陽外援盡絕，唐兵掘塹築長圍而守之。世充力竭，求援於夏王竇建德，建德與羣臣議，其舍人劉斌曰：「今唐有關中，鄭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三分之勢也。唐之攻鄭，已越二年，鄭勢日蹙，而唐兵不解，唐疆鄭弱，其勢必舉。鄭破則唇亡齒寒，患必及於我矣。爲大王計者，莫若悉兵救鄭，鄭拒其內，夏攻其外，破之必矣。却唐存鄭，則三分之勢，庶可常保，倘唐兵退而鄭可圖，則因而取之，總二國之衆，乘敵軍之新破，長驅入關，京師可舉，此一統之業也。」建德大悅，留其將范願居守，而自帥衆十餘萬，號三十萬，渡河救鄭。

劉斌說建德救鄭，其策畫雖似與項羽擊秦兵以存趙，孫權襲荊州以救魏同。然其後建德之致敗，要
不專委爲救鄭之咎，試問建德即不救鄭，而唐既破世充，有不移兵向夏者哉？其爭持亦不過稍遲歲月而
已。故知天命人事，原非可執一論也。

①〔青城〕即青城宮，在河南開封縣。②〔穀水〕源出河南陝縣東境，東流經澠池，合澠水澗水，

至洛陽西南入洛。③〔轘轅〕關名，在今河南登封縣轘轅嶺下。④〔虎牢〕今河南汜水縣。

九 王世充竇建德始末二

薛收抗

夏王建德既度河，陷管州及滎陽陽翟諸城。汎舟運糧，水陸並進。軍於成皋之東，築宮板渚。秦王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暫避其鋒。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藏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所患者但乏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若縱之使得相合，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矣。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統驍銳，先據成皋，以待夏軍之至。我逸彼勞，一戰可克。建德既破，世充目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屈突通等皆請退保新安。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夏人新破山東，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倍，一舉兩得，在此行矣。若不速進，使夏兵得據武牢，諸城新附，勢不能守，兩寇并力，其勢益彊，何弊之可乘。吾計決矣。」通等又請

虎牢之役

持槩相隨

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亦不許。中分麾下，使涌等佐齊王元吉，圍守東都，而自帥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方正晝出兵，鼓角旌旗，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兵邀擊。世民抵武牢，將驍騎數百，親出覘建德營壘，緣道分留從騎，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俱進，謂尉遲敬德曰：「我執弓矢，公持槩相隨，雖百萬衆，其奈我何！」

註

①【管州】今河南鄭縣。

②【滎陽】今河南滎陽縣。

③【陽翟】今河南禹縣。

④【成皋】

今河南汜水縣。

⑤【板渚】在汜水縣東北。

⑥【新安】今河南新安縣。

⑦【武牢】即虎牢，今汜

水縣也，唐諱虎改爲武。

⑧【北邙】即邙山，在洛陽縣東北。

⑨【河陽】今河南孟縣。

⑩【鞏】今

河南鞏縣。

十 王世充竇建德始末四

世民進距夏營，纔三里許，遊兵遇之，以爲斥堠，世民遽大呼，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一將，夏人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皆失色。世民曰：「爾曹第前行，吾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者將至，則彎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又復來，如是者再

度河有三利有

祭酒之言不可遠

三。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亦殺十許人，追騎不敢逼，則遠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內，諸將奮起合擊，大破之。夏軍迫於武牢，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凌敬言於建德曰：「不如悉兵度河，攻下懷州河陽，以大將守之，鳴鼓揚旂，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焉：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告急之使，相屬於道，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俾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不用敬言，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溢口，連營漸進，乘唐國之虛，襲取北山，兼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果在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方倒懸，亡在旦夕，吾乃舍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一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河北時，將襲武牢。」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軍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北渚以誘之。

胡寅以凌敬之策雖善，而汾晉蒲版，非不戰所能下，若延引日月，世充破而建德仍不免於亡，此老生常談耳。使建德是時，果集兵向秦，如孫臏之直趣大梁，未必不足以奪洛陽城下諸軍之氣，特爲諸將所惑，

一戰被擒，所謂神昧當幾，非天奪其魄者歟？

註

①【斥埃】偵探敵情之人。②【懷州】今河南沁陽縣。③【河陽】今河南孟縣。④【太行

】即太行山。⑤【上黨】今山西長治縣。⑥【汾晉】汾陽晉陽也，皆在今山西省。⑦【蒲津】亦

曰蒲坂津，黃河津渡處也，在山西永濟縣西。⑧【滏口】在河南臨漳縣南。⑨【廣武】即今滎澤縣

又山名，在今河陰縣北，東連滎澤，西接汜水。

十一 王世充竇建德始末五

建德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陣亘二十里，北距大河，南屬鵠山，西薄汜水，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登高而望，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經大敵，今度險而鬪，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動，彼勇氣自衰，陣久士餒，勢將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夏將王琬乘隋煬帝驄馬，出陣前矜衆，世民見而羨之，尉遲敬德請往取，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直入夏陣，擒琬，引其馬馳歸，無敢當者。夏軍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息，又爭飲水，遂巡欲退，世民使宇文士及以三百騎犯夏陣，戒之曰：「賊若不動，宜即引歸。」及至陣。

敬德取馬

戰汜水之

建德就

取恐煩遠

果動，世民曰：「可擊矣。」自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陣，建德方朝羣臣，唐兵猝來，建德召騎兵拒敵，騎阻於朝臣，不得過，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陣，再入再出，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彌厲，射人皆應弦而仆，諸軍既合，塵埃漲天，世民與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夏陣後，張唐旗幟，夏軍望見之，皆大潰，建德中傷，逃匿於牛口渚，唐將追之，建德墜馬，援槊將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將軍楊武威下擒之，以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犯我兵鋒耶？」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耳。」曹氏與僕射齊善行，以數百騎奔洛州。

註

○〔板渚〕在河南汜水縣東北。

○〔牛口〕峪名，在今汜水縣西北。

○〔鵠山〕在汜水縣南。

○〔汜水〕在汜水縣西，北流入黃河。

○〔驄馬〕馬之青白色者。

○〔洛州〕今直隸永年縣。

十二 王世充竇建德始末六

於時王世充部內郡邑，悉降於唐，號令所行，東都城內而已。秦王世民歸東都，囚竇建德至城下，以示世充，二人對語，相向而泣，且命世充故將長孫安世入城，告世充以敗

王世充降

李世民入洛陽

蘇威請見

河南平

河北平

南陽公主

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耳，夏王今已成擒，天意可知，縱得達襄陽，終必無成，不如降也。」世充乃素服面縛，帥子弟羣臣，詣軍門歸降，世民禮接之，謂曰：「卿常以童子見輕，今何恭之甚耶？」世充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入洛陽，分守市肆，嚴禁侵掠，無敢犯者。世民令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命蕭瑀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取世充黨羽，罪惡尤甚者段達、單雄信等十餘人，戮之洛水之上。世民觀隋室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力，欲其不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其雙闕。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使人謂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今既老病，無須相見也。」威既老且貧，困頓以死。河南平，建德餘衆走至洛州，欲立建德養子，以拒唐。齊善行曰：「喪敗如此，守亦無成，等爲亡國，豈可重遺毒於生民哉？」乃悉散其士卒，而奉建德妻曹氏來降。河北悉平，初，文化及之敗也，士及妻南陽公主，爲建德所得，化及誅，公主子當從坐，建德以主故意欲活之，使人告主，主泣而不許，竟殺之，至是歸唐。士及請相見，爲夫婦如初。公主曰：「我與君不共戴天之仇，今所以不手刃君者，以謀逆之日，察君未預謀耳。」詞令速

必欲死
可相見

去，士及固請，主大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拜辭而去。世充建德既平，世民還長安，獻俘太廟，赦世充斬建德。建德自起兵至被擒，凡六年而滅。世充自篡隋至降唐，凡三年而滅。

評 世充建德，僭稱相同；然建德有討誅字文化及之義舉，而世充有弑君篡國之大罪。一赦一誅，輕重倒置矣。

註 ①〔襄陽〕今湖北襄陽縣。 ②〔洛州〕見上課。

十三 蕭銑始末一

蕭銑之
興

世民之定天下也，攻城野戰，未嘗不身在行間，故諸將之功，無可紀者，唯荆楚江淮，則李靖與趙王孝恭實戡定之，其運籌決勝之方略，固不可不紀也。蕭銑者，後梁宣帝之曾孫也，少孤貧，傭書自給，事母至孝，隋末，以外戚選為羅川令。中原大亂，岳州校尉董景珍等，同謀起兵，眾皆欲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雖假名號，眾必不從。」蕭銑梁朝後裔，寬仁大度，有武皇之風，不如請以為主。」乃遣人諭意，銑大悅，即日赴之，自稱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幟，起兵五日，遠近投附者數萬人。銑於是築壇巴陵城南，燔

帝易服稱

燎告天，自稱皇帝，遣諸將分道略地，東至九江，西訖三峽，南盡交趾，北拒漢川，皆附於銑。勝兵四十餘萬。武德元年，遷都江陵，脩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令掌機密。諸將皆恃功橫恣，專輒殺戮，銑患之，因令諸軍悉罷兵歸農，實奪之權也。景珍弟謀亂，事洩被誅。景珍方鎮長沙，銑詔赦其罪，徵還江陵。景珍懼，遂陰送款於唐。銑遣將攻之，景珍兵敗自殺。於是將帥大臣，以次誅戮，邊將皆疑懼，不復有固志。銑亦不能復制，兵勢益弱矣。時夏鄭已亡，中原大定，高祖乃從事南征，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為行軍總管，李靖為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擊之。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靖不可曰：「兵貴神速，今吾軍甫集，銑尙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彼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李靖南征

註

①【羅川】今湖南湘陰縣。 ②【岳州】今湖南岳陽縣。 ③【巴陵】即今岳陽縣。 ④【九江

】今江西九江縣。 ⑤【三峽】俱在今川楚間大江中，一瞿塘峽，二巫峽，三西陵峽。 ⑥【交趾】今安

南北郡。 ⑦【漢川】即漢水，在今湖北。 ⑧【武德】唐高祖年號。 ⑨【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⑩

【長沙】今湖南長沙縣。 ⑪【巴蜀】今四川。 ⑫【夔州】今四川奉節縣。 ⑬【峽江】長江出蜀

之處。

十四 蕭銑始末二

清江之捷

江陵之圍

蕭銑之罷兵營農也，宿衛之士，纔留數千人，聞孝恭兵至，使其將文士弘，屯清江以拒之。士弘戰敗，戰艦三百餘艘，皆爲唐所得。江陵西五州皆降，銑大懼，倉猝徵兵，諸軍悉在江嶺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現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定，勢不能持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以待之，彼必分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勢分力弱，然後乘其怠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必并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卒出戰，果爲銑所敗，走趣南岸。銑衆方登陸，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追至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盡棄之江中，諸將疑之，靖曰：「蕭銑之地，南逾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腹背受敵，進退不能，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蔽江而下，援軍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已克其城矣。」銑援軍至，見舟艦塞江，果遲疑不進，銑內外阻絕，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難，奈何以吾一

蕭銑出
降荆楚嶺
粵悉平

人之故，陷斯民於塗炭乎？遂下令開門出降。」詣軍門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辜，願勿殺掠。」孝恭入城，禁諸將縱掠，遣使送銑至長安，斬於都市。自此荆楚嶺粵悉平，銑建國凡五年而亡。

評

唐於割據諸雄，擒則無赦，若薛仁果竇建德輩，其人固非能終爲人下者，卽銑之出降，情哀詞迫，而迄難逃都市之僂；蓋以絕人望而靖亂源，勢固不得不爾。所謂謀大事者不顧小信，卽世充雖一時豪貨，而終爲獨孤修德所戕，又安知非明以稽誅，全秦王許以不死之言，而陰授其指於修德歟！

註

○【清江】水名，源出湖北利川縣，流至宜都縣北入江。○【江陵】今湖北江陵縣。○【江嶺外】指荆楚嶺粵言。○【洞庭】關名，在今湖南境。

十五 劉黑闥始末一

劉黑闥，漳南人也，無賴嗜酒，好博奕，不治生產，父兄患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善，貧不能自給，建德輒飲助之。及建德起兵，黑闥方爲王世充騎將，不義世充所爲，遂往從建德，封爲漢東公，令將奇兵，往來掩襲。黑闥既遍遊諸賊間，善觀時變，建德每有所經略，必令專知斥候，常間入敵中，覘視虛實，或出其不意，乘機奮擊，多所克捷。建德既亡，自匿

漢東公

劉黑闥
之興

黑闥起兵

饒陽之戰

漢東王

於漳南，閉門不出，會有詔徵建德時故將，於是范願、高雅賢等相與謀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悉遭夷滅，吾輩若至長安，安有全理？且吾屬昔爲夏王所厚，今不爲復仇，何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黑闥，黑闥欣然從之，卽殺咩牛，與共飲食，定計聚衆，得百人，襲漳南，據之。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事平則罷之，及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洛州，以淮安王神通爲右僕射，使討黑闥，黑闥陷貝魏諸州，建德餘衆悉歸之。神通至翼州，與幽州總管李藝兵合，又發河北諸州兵五萬餘人，與黑闥戰於饒陽城南，布陣十餘里，黑闥兵少，依隄單行爲陣以當之。會天大風雪，神通乘風合戰，俄而風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薛萬均、萬徹皆爲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乘間亡歸，藝退還幽州，黑闥兵勢大振，遂自稱漢東王，都於洛州。

註

①【漳南】今直隸平鄉縣。

②【長安】指唐都言。

③【洛州】今直隸永年縣。

④【淮安】

今江蘇淮安縣。

⑤【貝魏】貝州，今直隸清河縣，魏州，今直隸大名縣。

⑥【翼州】今山西翼城縣。

⑦【幽州】卽今之北京。

⑧【饒陽】今直隸饒陽縣。

十六 劉黑闥始末二

黑闥起兵，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遂稱王改元。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其陷定州也，執總管李玄通，愛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不可，故

吏有餽以酒肉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相開慰，當爲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曰：「吾好劍舞，請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

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何面目偷息人間哉？」卽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事聞，高祖爲流涕，乃詔秦王世民、齊王元吉帥師擊黑闥。洛水人李去惑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往助城守，黑闥攻之甚急。世民恐君廓不能守，與諸將謀之。羅士信請往代君廓守。世民

登城南高阜，以旗招君廓。君廓率其徒潰圍而出。士信以左右二百人乘之以入。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進。八日而城陷。黑闥聞士信之勇，欲降之。士信詞氣不撓，

乃殺之。時年甫二十耳。世民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高雅賢戰死。黑闥勢少弱，乃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自往救之，爲敵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乃得免。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戰酣乃決之。」黑闥帥步騎南

定州之
陷

李玄通
死節

世民元
吉擊黑
闥

羅士信
死節

洛水之
戰

劉黑闥
之亡

海內大
定

度洛水，壓唐營而陣，世民親自搏戰，黑闥帥衆殊死鬪，自午至昏，戰數十合，黑闥勢不能支，乃遁去，餘衆不知，猶苦戰，俄洛水大至，其衆始潰，黑闥與范願等亡奔突厥，山東悉平，後黑闥復引突厥入寇，盡復故地，上命太子建成討之，黑闥戰敗，其將諸葛德威執之以降，斬之，於是海內始大定矣。

評 黑闥臨刑嘆曰：「我幸在家鋤菜，爲高雅賢輩所誤致。」嗟夫！亂離之世，英雄不得志之時，而不爲高雅賢輩所誤者，蓋亦鮮矣。

註

①〔定州〕今直隸定縣。

②〔洛水人〕謂洛水縣之人，洛水隋縣，故城在今直隸曲周縣。

③〔

洛水之戰〕此洛水在今直隸永年縣南，按洛水源出山西遼縣太行山，東南流經河南武安縣，東入直隸之邯鄲永年，又東北流至和任縣，合劉累河，北入大陸澤。

第三章 太宗之御宇

一 玄武門之變一

天策上
將

天下既定，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舉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諸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僚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

十八學士

王魏勸
建成立
功自固

建成謀
酖世民

人皆爲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時人羨之，謂之登瀛洲。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而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皆忌之。建成性寬簡，喜酒色遊畋，元吉多失過，皆無寵於上，而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引樹黨友，共傾世民。上晚年多內寵，幼子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元吉因曲意諂事諸妃嬪，相與共譖世民。凡秦府智勇謀略之士，如房玄齡、杜如晦等，皆言諸上而去之。劉黑闥之以突厥入寇也，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勛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敗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乏絕，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立功名，因結納山東豪俊，庶可自安。」建成遂請行，上果許之。黑闥既平，元吉因勸建成早除世民，且曰：「當爲兄手刃之。」已而建

成夜召世民飲，因進酖焉，歸而暴病，嘔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而汝復固辭，且建成在東宮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終不相容，當遣汝居東部，自陝以東皆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固辭，上曰：「天下一家，兩都道路甚邇，吾思汝卽往，毋過悲也。」將行，建成元吉謀曰：「

房杜請
行周公
之事

秦王若至洛陽，將不可復制，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甚易。」乃密令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分陝之命，莫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意遂移，事中止。已而元吉數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皇懼，不知所出。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猝發，豈唯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不如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玄齡言。

評 秦王既有創業之功，亦饒守成之略。唐高祖審度神器，所歸有當，即早定大計，願乃優游不決，坐致慘禍，誠不得辭其咎。若秦王英明特達，爲有唐令主，其於建元吉，豈無委蛇善全之道，必致骨肉相殘，取讖後世，固其謀之未臧，匪獨遭逢不幸也。論古者謂「使建成嗣位，則唐室不久滅亡，當與隋代同轍。」太宗立唐家三百年之基，雖喋血禁門，亦勢不得已。「斯言固亦有理；然行一不義，聖人不爲，玄武門之失，雖具炙轂之辨，又安能爲太宗諱哉！」

註 ①【十八學士】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②【登瀛洲】瀛洲，東海中神山也，仙人居之，登瀛洲猶言置身仙界也。③【梁孝王】梁孝王名武，竇太后少子，漢景帝同母弟也，以擊破吳楚有功，賜車服。

旌旗，擬於天子，④【周公之事】謂周公誅管叔鮮，蔡叔度，欲世民殺建成元吉也。

二 玄武門之變二

時長孫無忌，與其舅高士廉，及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會突厥入塞，建成荐元吉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元吉請以尉遲敬德程知節秦叔寶段志玄從行，皆秦府勇將也。又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晆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伏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爲太弟。」世民告無忌，無忌勸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而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衆欲以死奉王，乃天授也；今禍機垂發，猶晏然不以爲憂，大王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若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事左右，交手就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言，大事去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相隨而去耳。」世民命卜之，張公謹從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能已乎！」於是定計，令無忌敬德密召玄齡如晦於外，二人皆着道士服，與無忌先後潛至秦府，敬德從它道亦至。於是世民

餞汝
昆明池

不疑何
卜

玄武門之變

世民射殺建成

敬德射殺元吉

世民跪吮帝乳

太宗

密奏，建成元吉，瀆亂宮闈，且曰：「兄弟專謀殺臣，似爲建德世充報仇，臣今枉死，永違君親，亦實恥見諸賊於地下也。」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翌日，世民率無忌等，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元吉俱入，至臨湖殿側，覺有變，策馬欲還，世民從而呼之，元吉三射世民，不中，世民射建成，殺之。敬德以七十騎繼至，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絙，墜不能起。元吉至，將扼之，敬德躍馬大呼，元吉走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直至帝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入衛。」上歎曰：「一不圖今日，乃見茲事，將如之何？」蕭瑀陳叔達奏曰：「太子齊王，本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勛高望重，共爲奸謀，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是吾心也。」時秦府兵與兩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上降手敕，內外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召世民入，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遂立爲皇太子，軍國庶務，並委處決。未幾，上自稱太上皇，禪位於太子，是爲太宗文武皇帝。

註

○【猶豫】二獸名，性多疑，故遲疑不決曰猶豫。

○【昆明池】在今長安縣西南，漢武帝所鑿，今

運。③【玄武門】在安紫宸殿之北而曰玄武門，其內有玄武觀。④【絳】音卦，有所礙也。

三 梁師都之平滅

三代後
第一偉人

梁師都
稱帝
突厥入
寇

使橋之
盟

太宗文武皇帝者，三代後第一偉人也。漢族之聲威，衰於西晉，而極弊於梁陳，至隋有天下，始稍稍復振。洎太宗御宇，而後大漢天聲，震古鑠今，莫與比隆。文治武功，並臻極軌，開剏守成，帝固以一身兼之矣。隋之亂也，有梁師都者，據上郡雕陰諸地，稱梁帝，數寇關中，及天下既平，師都所部漸離叛，勢不支，乃稱臣突厥，導之入寇。於是頡利突利，合兵十餘萬，犯涇州塞。頡利進至便橋，使其臣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上命囚之，獨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至渭水，與頡利隔河相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下馬羅拜。俄而六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之，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陣，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來者，以吾國新有內難，朕新即位，必不能禦彼也。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軍容，使知必戰，虜懸軍深入，必有悔心，與戰則克，與盟則固，制服天驕，在斯舉矣。」是日頡利果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突厥遂引兵還。未幾，突厥勢衰，帝知其不能庇

劉晏討
梁師都

朔方之
戰

梁師都
亡

梁師都，乃賜書師都，諭使歸朝，師都不從，遣夏州都督劉晏等圖之。晏數遣輕騎，蹂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以降，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晏知其可取，上表請益兵，上命柴紹、蔣萬均擊之。又遣晏等據朔方東城，以逼師都。師都引突厥至城下，晏偃旗臥鼓不出，師都攻城不得志，乃宵遁。晏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來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之遇，縱兵奮擊，大破之。進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師都弟洛仁殺師都以降，以其地爲夏州，梁亡。

評 梁師都自起兵至死，凡十二年而滅，隋室羣雄，至是始盡，便橋一役，足以制天驕而寒敵膽，太宗真三代後第一偉人哉。

註 ①【上郡】今陝西榆林道等地。 ②【雕陰】郡治今陝西綏德縣。 ③【涇州】今陝西安定縣。

④【便橋】即西渭橋，亦曰咸陽橋，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南。 ⑤【渭水】即西渭水，在咸陽縣西南。

⑥【夏州】領朔方等四縣，夏州故城，在今陝西榆林道橫山縣西，赫連勃勃及梁師都皆都此。 ⑦【朔方】縣名，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四 東突厥之平滅

東突厥
之強盛

太宗行
離間之
策

突利降
唐

李靖出
馬邑

世勣出
雲中

隋時突厥，分爲東西兩部，東突厥據漠南，西突厥霸西域，當隋末時，東突厥始畢可汗疆盛，鐵勒諸部若薛延陀、回紇、骨利幹、奚霫等十五部，皆屬之。當時中國羣雄割據者，如劉武周、郭子和、梁師都之徒，皆奉表稱臣，以仰其援。高祖初起，亦稱臣焉。及始畢卒，其弟處羅頡利兩可汗相繼立，士馬雄強，有憑陵中國之志。時中國未寧，唐待之甚厚，而頡利請求無厭，言辭驕慢，且與其從子突利可汗屢侵邊，高祖苦之，至欲遷都以避其害。太宗既立，乃行離間之策，頻通好於突利，與約爲兄弟，頡利華侈，改國俗，宗族功臣多不悅。又頻年戰事，國用不給，乃鞭撻宇下諸部，責其徵發，諸部怨之。鐵勒部先叛，薛延陀回紇繼之，頡利不能制，遣突利往討，敗還，頡利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忿，遣使降唐。帝納之，而薛延陀等亦遣使約唐夾擊頡利，帝意未定。會代州都督張公瑾上表，言突厥可取狀，帝從之。貞觀三年，帝命李靖爲行軍總管，公瑾副之，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爲諸道總管，合衆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道擊突厥。四年春，李靖以精騎三千，自馬邑襲破定襄，頡利不意其猝至，大驚曰：「唐非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乃徙牙於磧口。一而世勣出雲中，與虜軍戰於白道，亦大敗之。頡利懼，遣使請降，帝命唐儉等慰

儉
足惜
何

御順天
樓受俘

付託得
人

天可汗

撫之。已而靖引兵與世勣會於白道，謀曰：「頡利雖敗，餘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遙，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萬人，齎二十日糧，逕往襲之，可不戰而擒也。」公瑾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儉輩何足惜哉？」勒兵夜發，世勣繼之，時頡利見儉等來，大喜，不設備，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大潰，儉得脫身南歸。靖至，獲隋義成公主，殺之，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而還。頡利既敗走，往依沙鉢羅設蘇尼失，將奔吐谷渾，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山谷，副總管張寶相奄至，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降，漠南遂空。頡利至長安，上御順天樓受俘，數其罪而宥之，上皇喜曰：「昔漢高困於白登，累世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矣。」乃召上與諸王妃主，置酒凌烟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奉觴上壽，逮夜而罷。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中國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諸夷，悉稱天可汗。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來降者，尙十萬口，詔處之雲中、河南等地，東自幽州，西至靈武，皆有之。分突利

故地爲四州，頡利故地爲六州，置二都督府以統之，突厥遂亡。

評 頡利既竄鐵山，勢已不振，且中懷猶豫，其敗亡止在旦夕間，何妨俟詔使既還而後襲擊之，初非有迫不及待之機也。幸而唐儉蓋乘間得脫，否則得不免爲酈生之烹，李靖急於圖功，而置諸人爲不足惜，豈爲將仁勇兼至之道哉？

註

- ①【漠南】今內蒙古西南部。 ②【西域】今新疆一帶。 ③【鐵勒】種族名，匈奴之苗裔，以後魏之敕勒也。 ④【薛延陀】其族先與薛部雜居，後滅延陀而有之，故號薛延陀，在突厥之北，今外蒙古西北部地。 ⑤【回紇】先曰袁紇，亦曰烏紇，至隋始稱回紇，在薛延陀北，今西北利亞地。 ⑥【骨利幹】在瀚海北。 ⑦【奚霫】在回紇北。 ⑧【代州】今山西代縣。 ⑨【馬邑】今山西馬邑縣。 ⑩【定襄】今山西忻縣。 ⑪【磧口】北方稱沙漠曰磧，磧口，在今歸化城北。 ⑫【雲中】今山西大同縣。 ⑬【白道】在今歸綏縣北。 ⑭【磧北】卽漠北，在今瀚海之北。 ⑮【九姓】隋時回紇分九姓部落，一曰藥羅葛，卽可汗之姪，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羅勿，四曰貊歌息訖，五曰阿勿嚙，六曰葛薩，七曰斛嗔素，八曰藥勿葛，九曰奚耶勿，每一部落一都督，時稱回紇九姓，或但稱九姓，俱在今亞伯利亞地。 ⑯【沙鉢羅設】突厥官名，督諸部落。 ⑰【蘇尼失】頡利之叔父，啓明可汗之弟也，時督部落五萬餘帳，在突厥

西部。⑤〔白登〕在今山西大同縣，東漢初匈奴圍高祖於白登，七日乃解。⑥〔凌煙閣〕在長安西內三清閣，時太宗圖畫功臣於凌煙閣，首長孫無忌，而尉遲敬德、秦叔寶等皆與焉。⑦〔雲中河南〕雲中，今山西大同縣，河南，則今內蒙古鄂爾多斯旗地。⑧〔幽州〕今直隸北京。⑨〔靈武〕今甘肅靈武縣。⑩〔二都督府〕左曰定襄，治今山西忻縣，右曰雲中，治今山西大同縣。

五 薛延陀之平滅

延陀之
強盛
真珠可
汗

五總管
分道北
征

頡利之亡也，北方空虛，薛延陀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犍山，勝兵三十萬，上以其強盛，恐後難制，拜其二子爲小可汗，以分其勢。既又拜李思摩爲可汗，俾統突厥餘衆，還其故地，與薛延陀分治漠南北。未幾，真珠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備必虛，吾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帥諸部兵三十萬，寇漠南，思摩不能禦，走入塞，遣使告急。上命五總管分道北征，戒之曰：「薛延陀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羸，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急取思摩，又不速退，吾已勅思摩盡薙野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掠，卿等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李世勣等受命而行，果大破虜衆於諾真水上，真珠恐懼，遣使求婚，上

真珠可汗死
江夏王北伐

回紇歸命

勒石靈州

參天可汗道

許之後數年，真珠可汗死，諸子爭立，國內大亂，回紇諸部叛之，薛延陀往討，大敗。上詔江夏王道宗等，分道並進，其汗多彌出走，回紇殺之，盡據其地。餘衆奉真珠兄子咄摩支爲主，上表請居鬱督軍山北。朝議恐其終爲磧北之患，乃遣李世勣圖之。上自詣靈州，招撫敕勒，諸部皆喜，請入朝。回紇十一部，各遣使歸命，上大悅。詔曰：「朕聊命偏師，遂禽頡利，始宏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爲州郡，宜備禮告廟，頒示天下。」上爲詩，略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命勒石於靈州。未幾，詔以回紇諸部之地，建六府一州，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又從回紇之請，於回紇之南，突厥以北，別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於是北荒悉平。

註

①〔都尉健山〕在漠北，今外蒙古杭愛山附近。②〔李思摩〕頡利族人，初頡利之敗，諸酋長

皆棄之來降，獨思摩不去，遂并就擒，帝嘉其忠，使統頡利餘衆，賜姓李，至是命其爲突厥可汗，賜之鼓纛，使

王漠南舊部。③〔諾真水〕在今大同縣西北。④〔鬱督軍山〕在外蒙古杭愛山附近。⑤〔靈州

〕今甘肅靈武縣。

六 高昌之平滅

高昌之盛

侯君集討高昌

高昌亡

安西都護

高昌者，漢車師前王故地也。太宗之御宇也，其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諸國朝貢，上使人讓之，文泰辭不遜，乃以侯君集爲總管，帥薛萬徹諸將討之。文泰聞之，謂其下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三之一，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彼安能至此乎？」及聞唐兵已度磧，憂懼而卒。子智盛嗣。諸將請乘喪襲之，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王者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詰朝攻之，及午而克。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得戶八千四十。上欲以高昌爲郡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嗣大統，文泰夫婦首先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封其子，則威聲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乃利其土地，開設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喪，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原，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實未見其可也。」上不從，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屠城爲庭州，各置屬縣，又置安西都護於交河城，留兵守之。君集虜高昌王麴智盛，及其羣臣豪長而還。於是唐之幅員，東極大海，西抵焉耆，南訖林邑，北盡朔漠，皆爲郡縣，設官置戍，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

一十八里。

註

- ①【車師】漢西域國名，庭治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魯蕃縣西二十四里。
- ②【隴右】今甘肅隴坻以西及新疆一帶。
- ③【西州】治交河城，即車師前王庭也。
- ④【庭州】今新疆迪化縣。
- ⑤【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魯蕃縣治西二十里。
- ⑥【焉耆】西域國名，今新疆焉耆縣。
- ⑦【林邑】古爲越裳氏地，漢爲日南郡，象林縣，即今安南南境。
- ⑧【朔漠】即沙漠以北地。

七 龜茲天竺之臣服

龜茲，今庫車也。貞觀二十一年，其王布失畢嗣位，浸失臣禮，侵漁隣國，會焉耆謀叛，布失畢遣兵助之，上大怒，詔以阿史那社爾爲行軍總管，與契苾何力、郭孝恪等討之。社爾引兵從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棄城奔龜茲，社爾追斬之。龜茲大震，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三百里，與龜茲兵戰，大敗之，遂拔其都，使孝恪留守，而自帥諸軍追布失畢，擒之於撥換城。布失畢之走也，其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襲擊孝恪。孝恪方營於城外，龜茲人以告，孝恪不以爲意。那利奄至，孝恪始引兵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死焉。城中大擾，將

龜茲

阿史那社爾討

郭孝恪死節

龜茲亡

天竺之亂

王元策討天竺

威震西南海

高麗之亂 蓋蘇文之弑逆

軍曹繼叔，與耶中崔義超，合兵赴援，大破虜軍，那利單騎遁走，國人執之以降。社爾前
 後破龜茲大城五，召其父老，宣示國威，開陳禍福，諸部皆降，凡得七百餘城，勒石紀功
 而還，其後以龜茲為安西都護府。西域之南，有天竺者，今之印度也，其國有五，而中天
竺最強，自古為中國兵力所不及，貞觀時，王元策奉使至其國，會天竺王卒，其臣阿羅
那順自立，發兵攻元策，元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徵西域諸國兵，吐蕃及泥婆國，皆
 遣兵赴之，元策帥以進討，逕至中天竺，連戰三日，大破之，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
 所，俘那順以歸。唐室威靈，遂震於西南海矣。

註

①〔庫車〕今新疆庫車縣。

②〔撥換城〕龜茲城名，在今庫車縣。

③〔印度〕在西藏之西，今

為英屬國，其國分東西南北中五部，即唐時東西南北中五天竺也。

④〔吐蕃〕即今之西藏也，是為藏族開創之始。

八 高麗之征伐

太宗用兵如神，戰無不克，其數用兵而訖無成功者，獨高麗一役耳。先是貞觀十六年，
高麗王建武，為其臣泉蓋蘇文所弑，初蓋蘇文凶暴不法，建武謀誅之，蓋蘇文知之，勒

觀征高麗

克遼東

破白巖

安市之戰

薛仁貴大呼陷陣

駐蹕山

兵盡殺諸大臣，因手弑建武，立其弟子藏爲王，亳州刺史裴思莊請伐之。上曰：「高麗職貢不絕，賊臣弑逆，朕甚哀之，但山東彫弊，未忍言用兵耳。」既而高麗謀擊新羅，新羅王乞援，上遂欲自往征之。褚遂良諫，不聽。命太子監國定州，而自引大軍發洛陽，詔李世勣、張亮帥衆先行，大軍繼之。渡遼水，攻蓋牟，取卑沙，進圍遼東。克之，復破白巖，進軍安市。安市者，高麗之要隘也。其將高延壽帥衆十五萬來援。或謂延壽曰：「唐皇內刈羣雄，外平胡虜，此命世之才，不可敵也。不如頓兵不戰，分遣奇兵，斷其運道，彼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兵直進。上命阿史那社爾以千騎誘之，兵始交，僞遁。高麗兵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南，依山而陣，上以數百騎乘高觀望，命李世勣以萬五千人陣於西嶺，長孫無忌以萬人自山北出夾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聲，卽齊出奮擊。延壽見世勣布陣，勒兵將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齊進。延壽大懼，欲分兵拒之，而陣已亂。龍門人薛仁貴着白衣，大呼陷陣，所向無前，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舉軍來降。高麗大震。上乃命所幸山曰：「駐蹕山。」刻石紀績。時安市城

馳驛祭
魏徵

久不下，攻之六旬，用功五十萬以上，而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垂盡，上乃敕班師，耀兵城下而還，城主拜辭於城上，上嘉其固守之忠，賜以縑百匹，是役也，戰士傷亡者幾三千人，馬死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必不使朕有此行也。」命馳驛祭徵，祀以少牢。

註

①〔高麗〕即今朝鮮，與奉天接界。②〔新羅〕國名，三韓之一，即今朝鮮南部。③〔平壤〕今

朝鮮平安南道之首邑。④〔遼東〕即今奉天省城，以在遼河之東故名。⑤〔定州〕今直隸定縣。

⑥〔蓋牟城〕今奉天蓋平縣。⑦〔卑沙城〕今奉天海城縣。⑧〔遼澤〕即遼河，在今遼陽縣西。

⑨〔白巖〕在今奉天遼陽縣東北。⑩〔安市〕故城在今奉天蓋平縣東北。⑪〔龍門〕今山西河

津縣。⑫〔駐驛山〕亦名首山，在今奉天遼陽縣西南。

九 房杜王魏之相業

上之初即位也，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左右僕射，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唯恐一物失所，用法寬而不撓，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責物，與如晦同心輔政，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一代典章

房杜同
心輔政

玄齡善
謀如晦
能斷

魏徵王
珪

寶此三
鏡

創業與
守成孰
難

法制，皆二人所手定，上每與玄齡論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契重，忘身徇國，知無不爲，終唐世稱賢相者，必首推房杜焉。如晦早卒，上語及，未嘗不流涕也。上之幸玉華宮也，玄齡留守京師，疾篤，徵赴玉華，命乘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居宮下，朝夕候問不絕。魏徵王珪，皆起自仇敵，引參心膂，二人以直諫著稱，而徵尤敢言，狀貌不逾中人，而膽智無敵，每犯顏極諫，雖逢上怒，而顏色不移，與上討論政事，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匡過弼違，能近取譬，皆前代諫臣所不敢言者。上嘗語人曰：「一人言魏徵舉動疎慢，吾但見其嫵媚耳。」及其卒也，上登樓望其喪而哭，又親製碑文，以旌其直，嘗謂侍臣曰：「一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廢，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寶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亡一鏡矣。貞觀十一年，穀洛水溢，詔百官極言過失，岑文本上書，略謂創撥亂之業，其事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尤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固其基也。上深嘉之，因問羣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則創業難矣。」魏徵曰：「不然，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

安逸，則守成難耳。」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而得一生，故知創業之艱，徵與吾共定天下，嘗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基於所忽，故知守成之不易。雖然，創業之難，則既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皆拜曰：「陛下言及此，乃社稷之福也。」上又嘗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可悉加品藻，且自謂何如數子？」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處繁理劇，事無不辦，臣不如戴胄；恥其君不如堯舜，以諫爭爲己職，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評〕善謀不如善斷，若徒謀而不能斷，則爲害愈甚。反不如鹵莽者之猶足以成事。孔子曰：「好謀而成。」語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謀事者不可不深味此言。至於魏徵，其所以敢於犯顏者，恃太宗有以容之耳。專制之國，上有賢主，下乃有賢臣，可慨也！

〔註〕①〔僕射〕秦官名，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督課之，故名。唐制，尙書令之下有左右僕射，左僕射之下，統吏戶禮三部，右僕射之下，統兵刑工三部，後以太宗會爲尙書令，臣下避不敢居，而僕射遂爲尙書省長官，與中書令侍中同爲宰相矣。②〔祕書監〕五監之一，掌圖籍及著作之事。③〔玉華

宮】在今陝西宜君縣。④【仇敵】魏徵，王珪，皆為太子建成臣，嘗勸建成早除世民，故云。⑤【穀洛

二水名，俱在今河南。

第四章 高宗之繼統

一 高宗初政

高宗初政

永徽有貞觀之風，車鼻平，雲中之變，阿史德溫傳奉職反，蕭嗣業之取。

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太子治即位，是為高宗。高宗，太宗第九子也。初即位，召四方朝集使謂曰：「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面陳，不盡者更封奏上之。」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民間疾苦。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復同心輔政，故永徽之治有貞觀之風。是時，郎將高侃擒突厥舊部車鼻可汗於阿息山，詔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以統之。於是突厥諸部盡為內臣，未幾，乃有雲中之變。先是，李靖之破突厥也，遷其餘眾三百帳於雲中，阿史德為之長，以統諸部。久之，部族漸繁，不可控制。調露元年，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反，立阿史那泥熱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眾數十萬，遣長史蕭嗣業等將兵討之。嗣業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遁走，眾遂大潰，死者不可勝計。突厥進寇定州，勢至猖獗，帝擇帥北征而難其人，謂裴行儉曰：「卿

朔州之戰

車中伏壯士

有文武材，其爲朕一行。遂以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萬討突厥。時突厥扇誘契丹及奚族，侵掠幽營。東西萬里，烽火相望。行儉驟起書生爲大將，人皆危之。

註

①【貞觀】太宗年號。

②【永徽】高宗年號。

③【阿息山】在外蒙古杭愛山附近。

④【單

于翰海】單于都護府，即前之燕然府，後仍名燕然，治今山西歸綏縣，翰海都護府，後改名安北，治金山，在

今科布多境。

⑤【雲中】今山西大同縣。

⑥【調露】高宗年號。

⑦【定州】今直隸定縣。

⑧【

定襄】今山西忻縣。⑨【幽營】幽州，今直隸北京，營州，今直隸朝陽縣。

二 裴行儉之北征

永隆元年春，行儉至朔州，謂諸將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尙詐。前日蕭嗣業所以致敗者，以糧運爲虜所乘，士卒凍餒故耳。今吾軍甫至，虜欺我書生將兵，必復爲此謀，宜因而詐之。」乃爲糧車三百乘，每乘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護之。且伏精銳於險要以俟。虜見糧車至，果大喜，急趨之。羸兵皆棄車散走，虜驅車而歸，就水草處，解鞍牧馬。壯士驟躍出車中，奮擊之，虜驚潰，復爲伏兵所邀，斬獲殆盡。自是糧運在途，虜莫敢近，士飽馬騰，人有固志矣。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矣。

黑山之擒率職就
阿史那
叛行儉
二次北
征伏念
溫傳來
突厥平

行儉遽命移之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立命移營。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矣。諸將始驚服，請其故。行儉笑曰：「今後但從吾命，不必問也。」遂督諸軍進擊虜衆於黑山，大破之。擒其酋奉職，泥熱匍窮蹙，爲其下所殺，攜其首以獻。餘衆走保狼山，詔尙書崔知悌持節出塞慰撫，而召行儉振旅還京師。後二年，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爲可汗，寇鈔北邊，復遣行儉討之。行儉多縱反間，伏念浸相猜貳，行儉遂遣裨將程務挺掩襲伏念，伏念窮蹙，乃執阿史德溫傳，走問道，詣行儉軍乞降。候騎見煙塵漲天，急馳報，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必伏念執溫傳來降耳，非爲寇也，然受降如對敵，不可無備。」乃命諸軍嚴備以待，而遣譯者往迎勞之。伏念果泥首軍門請罪，行儉盡平餘寇，而以伏念溫傳等歸京師，詔駢戮之都市。餘衆悉平。

〔圖〕

突厥久居塞下，習內地情實，承平日久，驟起爲亂，民不知兵，當之輒靡。其勢幾等西晉劉石之亂，向徵

行儉，則唐室之事，未可知也。夫行儉爲當時諸將之冠固矣，然史家記載，亦不可盡信，卽如糧車三百乘，每乘伏壯士五人，當爲一千五百人。虜以爲糧驅去，當必紛紛散行，前後不齊，且此驅行之際，虜無不覺，必待取糧，而後千五百人者，齊自車中躍出，是誰爲之期會？欲奇其說，而不自覺必無是理，可笑孰甚。又下營營

避溪壑水潦必至之處，兵法宜然，有何奇特，而致諸將驚服，且以爲神，益足鄙矣。

註 ①〔永隆〕高宗年號。②〔黑山〕在今直隸沙河縣北。③〔狼山〕在今直隸易縣西南。

三 西突厥之叛亂

西突厥之興盛

賀魯之叛

沙鉢羅可汗

蘇定方討西突厥

金山之戰 薛仁貴上言

突厥之分爲東西也，絲木杆舍其子大羅便，而立弟佗鉢始也。大羅便不容於其國，西走烏孫，是爲西突厥之祖。涉隋及唐，頗內附中國，職貢罔缺。太宗季年，置瑤池都督府，以阿史那賀魯爲都督。其地在西州之北，相距千五百里。賀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升遐，謀襲取西庭兩州，庭州刺史駱弘義知其謀，密表言狀。賀魯遽擁衆西走，建牙於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西域諸國多附之。於是西突厥有兩可汗，沙鉢羅及眞珠葉護是也。葉護數請兵討沙鉢羅，顯慶二年，詔以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任雅相蕭嗣業副之，發回紇諸部兵，由北道進討。阿史那步眞由南道往，收撫諸部。步眞突厥降將也，定方軍至金山，與突厥屬部戰，大破之。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服賀魯，賀魯執其妻子以爲質，今我軍已獲泥孰妻子，謂宜禮而歸之，仍加賞賚，使彼知賀魯爲賊，而大唐爲其父母，則人皆爲我致死，不遺餘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爲嚮導。

賀魯敗走

定方進至曳咥河西，賀魯帥十姓兵十餘萬來拒戰，定方以萬餘人進擊，賀魯輕其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皆攢稍外向，自帥奇兵陣於北原，突厥先攻步軍，三衝之，不動，定方引騎兵，自後掩之，突厥大潰，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於是突厥屬部悉衆來降，賀魯獨與腹心諸將從數百騎西走。

註

①【烏孫】西域國名，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之地。②【瑤池】治庭州，今新疆迪化縣。

③【西州】今新疆吐魯蕃縣。④【庭州】今新疆迪化縣。⑤【千泉】今俄領中亞細亞特穆爾圖泊近旁

之地。⑥【顯慶】高宗年號。⑦【伊麗】即今新疆伊犁。⑧【金山】即阿爾泰山。⑨【曳咥河

】在今伊犁河東。⑩【十姓】五咄陸，五弩失畢，統謂之西突厥十姓。

四 蘇定方之西征

阿史那步真由南道進，突厥部落聞賀魯已敗，皆詣步真降，定方乃令蕭嗣業帥回紇兵趨耶羅斯川，追賀魯，自與任雅相以大軍繼之，會大雪，平地深三尺餘，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逃竄浸遠，不可復取矣，省日兼功，正在此時。」乃蹋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衆，至雙河，與步

耶羅斯川之役

賀魯就擒

與昔亡
可汗
繼汗
可汗

真會，去賀魯帳二百餘里，因布陣長驅，徑襲其牙帳，賀魯不及備，脫身走石國，定方於是息兵撫慰，令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畫疆場，復生業，凡十姓為賀魯所掠者，悉括還之，諸番安堵如故。乃留嗣業將兵鎮撫，而自引軍還。賀魯至石國西北，人馬饑疲，遣人齎珍寶，入城市馬，城主詐以酒食出迎，誘之入，閉門執之，送至嗣業軍前。賀魯語嗣業曰：「我本亡虜，為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獻俘昭陵，數其罪宥之。乃分西突厥胡地，置濛池崑陵兩都督府，以阿史那彌射為崑陵都護，與昔亡可汗步真為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以鎮撫餘衆，諸姓降者，準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於是唐之西境，奄有今高加索小亞細亞諸地矣。

評 高宗乾綱不振，婦言是用，太宗之業，遂以中頽。而濞伐四夷，揚唐威於萬里，猶能繼太宗未竟之志，此豈高宗之本能所可及哉？良以先朝宿將，未盡凋零，而貞觀軍政之修明，則固獨超於千古也。

註 ①【石國】西域國名，今俄領中亞細亞之塔什干，即其故址也。 ②【昭陵】唐太宗陵，在今陝西

醴泉縣東北九華山。 ③【濛池】在碎葉川東。 ④【崑陵】在碎葉川西，俱在今俄屬中亞東南部。

附記

西突厥臣服於唐後，未幾，彌射步真二可汗死，十姓無主，餘衆遂降附於吐蕃。

五 百濟高麗之臣服

東方三國
蘇定方
征百濟

百濟亡

李勣征
高麗

新城之
捷

金山之
捷

太宗之歸自遼東也，蓋蘇文益驕恣，數侵新羅，爲邊患，帝憤之，命將出師，先後凡三舉，訖未能得志，屢議親征，不果。是時國於東方者三：曰高麗，曰百濟，曰新羅，新羅最稱恭順，而百濟附高麗，數侵其境。高宗永徽五年，新羅王遣使來告急，上決意討之，以蘇定方爲行軍總管，水陸齊進，命新羅王與之合勢。定方自咸山渡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我師。定方進擊破之，遂趣其都城。百濟傾國拒戰，又大敗，其王義慈詣軍門請降，詔於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治之。百濟亡。百濟既亡，帝欲乘勝取高麗，以竟太宗未竟之志。會高麗內亂，詔以李勣爲大總管，郝處俊副之，契苾何力薛仁貴等諸將，并受節制，進伐高麗。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爲高麗西境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拔也。」進攻克之，西境十六城皆下。仁貴大破高麗衆於金山，斬五萬餘級，乘勝攻扶餘城。仁貴所將，止三千人，諸將以其兵少也，止之。仁貴曰：「一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擊破高麗兵，尋拔扶餘四十餘城，望風請服。勣既克大行城，進會諸軍，合圍平

高麗平

安東都護

壤，高麗王藏力屈，遣使請降，勸以禮接之，送詣京師，盡平其地。上命以高麗君臣獻俘昭陵，分高麗爲九都督府，命仁貴爲安東都護以鎮撫之。

評 以太宗之神武，而不得志於東征，李勣之爲將，非勇於昔日也，臨之以庸主，而大功卒成，嗚呼！伐匈奴者武帝，而受呼韓之朝者，乃元帝也。夷狄之廢興有時，豈盡由中國之兵力者哉。

註

①〔新羅〕三韓之一，在今朝鮮南部。②〔百濟〕在今朝鮮西南部。③〔成山〕在今山東榮

城縣東北海濱。④〔熊津〕在今朝鮮全州西北。⑤〔高麗內亂〕乾封元年，蓋蘇文死，長子男生代

執國政，其弟男建忌之，因起內鬩。⑥〔新城〕在今朝鮮西部。⑦〔金山〕在今奉天開原縣西北。

⑧〔扶餘城〕卽扶餘國故城，在今朝鮮。⑨〔大行城〕在朝鮮。⑩〔平壤〕在朝鮮平安南道。

六 吐蕃之始興

唐自中葉以後，吐蕃世爲邊患，而其禍實始於高宗之朝。高宗承貞觀之威，征伐四夷，戰無不利，而獨數敗於吐蕃，西戎猾夏之機，其來漸矣。吐蕃本鮮卑別種，禿髮之轉音也，世居西徼，不通中國，貞觀八年，遣使入貢，是爲交通之始。十二年寇松州，爲侯君集所破，是爲入寇之始。十五年以文成公主下嫁贊普，則爲與帝室通婚之始。其王稱贊

吐蕃之
興起

薛仁貴
征吐蕃

將軍三
箭定天
山
郭待封
恥出其
下

大非川
之敗

普，俗無姓氏，王族曰：「論」官族曰：「尙」棄宗弄讚爲贊普，有勇略，四隣畏之，勝兵數十萬，國勢浸強，弄讚死，其孫嗣位，幼弱，政事皆決於宰相祿東贊，東贊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疆大，威服西垂，悉其謀也。吐蕃在吐谷渾西南，本回種而世爲仇敵，互相攻擊，各上表訴曲直，更來求援，上召諸大臣議，以吐谷渾微弱，當扶助之，乃以薛仁貴爲行軍總管，阿史那道眞郭待封副之。仁貴新立功，有威名，其破鐵勒也，虜十餘萬人，使驍勇者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斃其三，餘皆下馬請降，軍中爲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帝故選於衆而用之。然仁貴起自偏裨，驟爲大帥，待封故與等夷，恥出其下。仁貴所言，待封輒故違之，將帥不和，識者早知其必敗矣。軍至大非川，將趣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軍行甚難，輜重自隨，不能趨利，宜留二萬人爲柵，大非嶺上，輜重悉置其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不備，破之必矣。」議定，仁貴以所部先進，大破虜兵於河口，進屯烏海，以俟待封。待封不從，仁貴策將輜重徐行，未至烏海，遇吐蕃騎二十餘萬，待封大敗，盡失其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就擊之，仁貴亦大敗，死傷略盡，與欽陵約和，始得還。仁貴待封皆免死，除名。後九年

李敬玄
青海之敗

黑齒常
之

又有宰相李敬玄青海之敗，敬玄本文臣，無將略，劉仁軌薦以自代，既為帥，統劉審禮等十二總管以行，軍至青海，審禮將前軍深入，為虜所攻，敬玄怯懦，按兵不敢救，全軍皆沒，審禮亦被擒，敬玄聞報，狼狽遁走，頓於承風嶺，阻溝自固，吐蕃屯兵高岡，盡銳攻之，將軍黑齒常之帥死，士五百人，夜襲吐蕃營，蕃眾潰亂，敬玄乃得收餘眾，還保鄯州。高宗嘉常之功，擢拜武衛將軍，充河源軍使，常之繕脩守備，訓士屯田，吐蕃畏其威名，不敢入河源境。

評

李敬玄甫代將，即有青海之敗，使非黑齒常之乘夜襲擊，并無餘衆還鄯州矣。知人之哲，固難責之高宗，獨怪仁軌素負時譽，明知敬玄非將才，挾嫌推轂，徇私怨而不恤國事，稍明大義者，當如是乎？

註

①【松州】今四川松潘縣。②【鐵勒】即勅勒，匈奴之苗裔，居天山南北。③【天山】在今新疆中部，分南北兩路。④【大非川】在青海西，今之布喀河，為青海最大之水。⑤【烏海】澤名，在青海。⑥【青海】湖名，在青海境內。⑦【黑齒常之】高麗降將。⑧【鄯州】今甘肅展旗縣。

第五章 武韋之亂

一 武氏之入宮

王皇后
蕭淑妃

武昭儀
殺女
后

佳兒佳
婦

褚遂良
還笏
撲殺此
獠

高宗之始卽位也，立妃王氏爲皇后。時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思所以間其寵者。先是上爲太子時，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宮人無子者，悉出爲尼。武氏與焉。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相泣。后聞之，陰令蓄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也。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禮事后，后數繩其美，未幾大幸，拜昭儀，而后與淑妃寵皆衰，更相與毀之，上皆不納。顧后寵雖衰，然未嘗有意廢之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俟上至，陽歡笑若平時，俄發被視，女死已久矣。昭儀頓驚啼，上問左右，左右曰：「后適在此。」乃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訴后無狀，且泣，后無以自明，上由是始有廢立之意，已而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甯、褚遂良，入內殿議之。褚遂良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擇而聘之，臨疾彌留，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后，何必武氏，昭儀曾事先帝，天下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人哉？臣今忤陛下罪當死。』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權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志甯不敢言，韓

陛下家事

璦流涕切諫，上不納。他日，李勣獨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不可，事當且已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耶？」昭儀令左右以聞，遂貶遂良爲潭州都督。

註

①「才人」女官名，晉武帝置，唐宋沿用之。

②「昭儀」亦女官名，漢元帝置，位等丞相，爵比諸侯，

唐宋時皆沿用之。③「潭州」今湖南長沙縣。

二 武氏之專政

褚遂良既貶，高宗遂下詔廢王皇后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而令百官朝武氏於肅儀門，使王后與蕭淑妃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行至其所，呼之，后泣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行有處置。」武氏聞之，大怒，遣人斷其手足，投酒罌中曰：「使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其尸。於是李義府遂參知政事，寵冠百僚矣。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恆怡嬉笑，而狡險陰刻，人或忤意，無獲免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謂之李猫，以其柔而害物也。初，王后無所出，太子忠宮人之子也，至是，許

使二嫗骨醉

笑中有刀

李廢太子

許敬宗
評奏無
忌謀反

無忌遇

政歸中宮

敬宗奏曰：「東宮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上從之，廢忠為梁王，而以武氏所生子弘代為太子。武氏既立，以長孫無忌不肯助己，心銜之，以于志甯中立不倚，亦不悅，令許敬宗伺隙搆之。會有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者，敕敬宗鞫之。敬宗因誣奏無忌與季方謀反，上驚曰：「吾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或有之，何至於反？」敬宗奏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遂詔削無忌官爵，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逆謀，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搆扇而成，于志甯亦其黨也。時遂良已卒，詔追削官爵，除奭瑗名，志甯亦免官。無忌既去，武氏猶不慊，必欲殺之，詔追奭瑗，枷鎖詣京師，遣袁公瑜赴黔州，再鞫無忌，逼令自縊。又詔斬奭瑗，瑗已卒，發棺驗之，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自此政歸中宮，天子拱手矣。

註

①【黔州】今貴州黔西縣。②【嶺南】謂五嶺以南，今廣西廣東等地。③【中宮】漢制稱皇后為中宮，別乎東西而言之也，此指武后。

三 武氏之臨朝

高宗晚年苦頭風，目眩不能視物，百司奏事，或使后決之。后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

武后專
政

上官儀
謀廢后

中宗

睿宗

太后臨
朝

爲武氏
立七廟

旨，帝由是委之政事，權與人主侔矣。后之未得志也，能屈身忍辱，以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在位久，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被抑制，漸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者，出入禁中，嘗爲厭勝之術。宦者發之，上大怒，密召宰相上官儀謀其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以爲然，命儀艸詔，左右奔告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謂曰：「我本無是心，上官儀教我耳。」后由是怨儀，初儀嘗事故太子忠，后因誣儀與忠謀反，下獄殺之，并及忠。太子弘仁孝恭謹，數忤后旨，后又酖殺之，帝哀悼逾恆，追諡曰孝敬皇帝，而不能究其暴薨之由。雍王賢繼爲太子，亦浸失后愛，尋復廢賢而立顯，上崩，太子顯卽位，是爲中宗。裴炎以中書令輔政，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炎固爭不可，中宗愠曰：「我以天下與玄貞，有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太后廢中宗爲廬陵王，遷之房州，而立相王旦爲皇帝，卽睿宗也。旦雖爲帝，然常居別殿，不得有所關預，太后視朝紫宸殿，日以爲常，旋逼殺故太子賢，而追封武氏三代皆爲王，且爲立七廟。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不可私其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庸何傷？」炎由是得罪。

密策廢后，此何等事，豈有左右之奔告，尙不能禁，而可圖成者。高宗羞縮受制，庸懦不夫至此；又豈特不密失臣之譏，所能罄其惡者哉？中宗嗣位未數日，他務未遑，亟亟欲官后父，且藉以天下與人，爲怒時泄憤語。其父子昏闇，如出一轍，而受制房帷之病，亦見端於此。至於武氏，窺竊神器，已非一日，廢立之謀，固不必因中宗失言而後定也。

○【房州】今湖北竹山縣。○【呂氏】漢高帝后也，高帝死，呂后專政，分王諸呂，幾亂漢室。

四 李敬業之起兵

李敬業
起兵

諸武既用事，唐宗室功臣，人人自危，皆懷憤惋。英公李敬業，勸之子也，坐事貶柳州司馬，其弟敬猷，及長安主簿駱賓王，御史魏思溫，給事中唐之奇等，皆緣事被黜，會於揚州，謀起兵匡復唐祚。會御史薛仲璋，奉使江都，亦敬業同志也。思溫爲謀主，使人上變告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繫之獄，急召敬業，乘傳至揚，矯稱奉密旨，發兵討高州叛蠻，遂斬敬之以徇，復稱中宗年號，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上將，領揚州都督，以之奇爲長史，仲璋爲司馬，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天下，數武氏之罪，其略曰：一殺姊屠兄，弑君醜母，人神之所共疾，天地之

匡復上
將
武舉
檄

過宰相之

戰下阿之

亡敬業敗

所不容。」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武氏見檄，問曰：「誰所爲也？」或對曰：「駱賓王。」武氏歎曰：「此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詔以李孝逸爲揚州大總管，將兵三十萬擊之。思溫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事，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敬業不從。敬業聞孝逸將至，進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使敬猷逼淮陰。孝逸至臨淮，偏將與敬業軍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動。監軍御史魏元忠以危辭攝之。孝逸不得已，引兵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皆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下矣。」元忠曰：「不然，敵之精銳，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速戰，萬一失計，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習攻戰，其衆單弱，人情易駭，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韓白復生，不能當也。」孝逸從之。敬猷與孝逸戰敗，脫身走歸。敬業勒兵，阻溪自守。孝逸戰數不利，懼欲引退。元忠曰：「風順荻乾，火攻最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陣既久，將卒多疲倦，願望陣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走歸潤州，挈其妻子，將度海，奔高麗。孝逸遣諸將追之，至海陵界，其下斬敬業兄弟以降。賓王思溫等皆走死。

註

①【柳州】今廣西馬平縣。②【揚州】今江蘇江都縣。③【高州】今廣東茂名縣。④【一

抔之士】指高宗時高宗崩未久。⑤【六尺之孤】指中宗。⑥【高郵】今江蘇高郵縣。⑦【淮陰

】今江蘇淮陰縣。⑧【臨淮】故城在今安徽泗縣東北。⑨【韓白】韓信白起也。⑩【潤州】今

江蘇丹徒縣。⑪【海陵】今江蘇泰縣。

五 諸王之被戮

自敬業起兵後，太后疑天下圖己者多，又欲謀篡唐祚，以授武氏。懼中外臣庶之不從也，乃思大行誅殺以威之，因命鑄銅爲匱，置之朝堂，受天下章疏。於是酷吏得志而告密之事起矣。初敬業之起兵也，有魚保家者，爲之製軍械，窮極精巧，及敬業敗，僅得免，因上疏請鑄此匱，太后大悅，驟進右職，匱既成，其怨家首投匱，發保家從敬業時事，遂伏誅，天下快之。索元禮者，胡人也，以告密擢爲將軍，專典詔獄。元禮性殘忍，每按一事，必令牽引數十百人，太后以爲忠，數召見賞賜，於是周興來俊臣起而效之，興以小吏，超拜秋官侍郎，俊臣由布衣，累擢御史中丞，皆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驗其詞，事狀如一，以堅太后之信。俊臣自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

告密事起

魚保家鑄銅匱

羅織經

太后謀革命

琅邪王冲起兵討賊

太后殺唐宗室

改國號為周

徒以網羅無辜，組織反狀，構造布置，悉有脈絡，爲所陷者，雖儀秦之辨，無以自脫也。太后潛謀革命，稍稍除唐宗室，韓王元嘉，霍王元軌，越王貞，琅邪王冲等，並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會武氏立明堂成，詔諸王於冬月會朝，宗室因遞相驚曰：「太后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唐宗室，誅之無遺類。」黃公譔乃詐爲皇帝璽書，以與瑯邪王冲曰：「朕遭幽繫，諸王其各發兵來援。」冲倉卒起兵，召募得五千餘人，悉市井烏合之衆，起兵七日而敗。越王貞亦敗於豫州，冲走博州，爲守門者所斬，貞自殺，妻子皆從死。太后遂盡殺元嘉、元軌等，宗室王公，雖疎遠無得免者，於是高祖太宗之子孫盡矣。

註

①〔儀秦〕戰國時辯士張儀蘇秦也。

②〔豫州〕今河南汝南縣。

③〔博州〕今山東聊城縣。

六 武氏之篡唐

天授元年，鳳閣侍郎宗楚客，改造天地日月等十二字以獻，詔頒天下遵行之。太后自名曰嬰，讀如照，改詔爲制，於是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書，請改國號曰周，而賜皇帝姓爲武氏，太后陽不許，而擢遊藝給事中，於是百官文武，及帝室

聖神皇帝

安金藏剖心明

狄仁傑

王者以四海為家

宗戚遠近士民，四夷僧道，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表請賜姓，太后可其奏，自稱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改唐為周，立武氏七廟，諸兄弟子皆封王。既而有告皇嗣有異圖者，太后捕東宮左右，命來俊臣鞠之，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樂工安金藏獨大呼曰：「公若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刺其胸，五臟皆出，血流被地，太后聞之，令舁入宮中，俾侍醫療之。經宿始蘇，太后臨朝視之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乃苦汝至此。」命俊臣罷勿鞠，睿宗由是得免。

狄仁傑者并州太原人也，初舉明經，以荐授并州法曹。武后時，官納言，兼御史大夫，是時中宗猶在房陵，而睿宗在東宮，數罹讒構，武承嗣三思皆營求為太子，甚切。太后意未決，仁傑從容言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取天下，傳之子孫，高宗以二子託陛下，今乃欲授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未聞姪為天子，而耐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一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作股肱，義同一體，况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聞乎？」於是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亦勸之，太后意稍悟，聖歷元年三月，太后託言廬

立廬陵王爲皇太子
國老

廬陵王有疾，召詣洛陽，武承嗣以不得爲太子，愧恨死。廬陵王至，皇嗣固請遜位。太后許之，乃詔立廬陵王爲皇太子，充河北道元帥，以禦突厥。突厥聞廬陵還朝，乃大掠趙定間而去。時仁傑已老，太后雅重之，常呼爲國老而不名。仁傑薨，爲之舉哀，輟朝，嘗謂左右曰：「國老逝，朝堂空矣。」

附記

仁傑在位時，以己年老，常恐朝夕死，不及復唐宗社，乃思物色忠鯁貞亮之士，以進於朝。太后嘗問

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何所用之耶？」太后曰：「將以爲將相耳。」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荐柬之，尙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荐者可爲宰相，非爲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時柬之年已七十餘矣。又嘗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秦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皆至列卿；其後迎立中宗，光復唐祚者，皆此諸人力也。

評

武后之罪，實浮於呂氏，蓋武氏革命，呂氏未革命也。爲當世之臣者，不能爲徐敬業之討賊，則惟有棄冠服而逃耳。如狄仁傑，一再相彼，盡心乃事，而後世反以復唐之功歸之，是皆託於「明哲保身」，「寬柔以教」之論，而未終讀夫子「至死不變」之文。是非顛倒，莫甚於此。或謂仁傑自身，雖未能復唐，其力薦

張東之，實為復唐張本。然東之被薦時，年已八十，設不及為相而死，又當奈何。

註

①【天授】唐武后年號。

②【改造十二字】改天為而，地為壘，日為囧，月為冂，星為〇，君為胤，臣

為惡，人為至，載為胤，年為年，正為正，照為照，太后自名為嬰，取日月常空之意。

③【并州】唐置領太原等十四縣。

④【太原】今山西太原縣。

⑤【明經】唐制，六科取士，一秀才，二明經，三進士，四明法，五書，六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

⑥【房陵】即房州，今湖北竹山縣。

⑦【聖歷】武后年號。

⑧【趙定】今直隸趙縣定縣。

七 中宗之復位

張東之
五人謀
復唐祚

太后寢疾經年，張易之、昌宗兄弟，居中用事，宰相張柬之、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與崔玄暉、袁恕己五人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張氏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唯相公所使，不敢顧身。」因指天地以自誓。初，柬之自荊州入朝也，楊元琰實代之，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遂引元琰為右羽林，謂曰：「君猶憶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

姚元之

斬易之
昌宗

復唐國
號

之又引彥範暉，及侍郎李湛，悉典禁兵，易之等疑懼，乃又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易之乃安。會姚元之自靈武入朝，東之等喜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歸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汝其勉之。」彥範暉謁見太子，密陳擁戴之策，東之等遂帥羽林軍五百人，詣東宮奉迎，中宗疑不敢出，李湛進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諸死地乎？」中宗乃出，駙馬都尉王同皎扶翊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引兵直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見元暉謂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耶？」對曰：「此卽臣所以報陛下之大德。」太后不得已，乃詔傳位於太子，復唐國號，廢武氏七廟。

註 ①【姚元之】本名元崇，後避玄宗諱，改名崇，陝西破石人。 ②【靈武】今甘肅靈武縣。 ③【扶

翊】護持也，翊同翼。

八 韋后之繼亂

机上肉

武三思
權侂人

五王被
禍

韋后干
政

太子起
兵誅諸
武

初二張之誅也，薛季昶謂張柬之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爲患，宜早誅三思以消亂萌。」柬之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退而歎曰：「吾不知死所矣。」上官婉兒者，儀之女孫也，儀死，沒入掖庭，辨慧善屬文，武氏愛之，百司章奏，多令參決，及中宗復位，益委任之，拜爲婕妤，三思因之以通於皇后，韋氏中宗遂委三思以政事，又以愛女安樂公主，妻其子崇訓，三思由是權侂人主，柬之等五人反受其制，鄭愷崔湜皆僉人也，日夜與三思密謀，爲之畫策，以除去五人，三思大喜，荐之上，引爲中書舍人，三思與后譖柬之等，云將有異志，乃皆封王爵，是爲五王，而罷知政事，五王旣罷政事，三思猶憾之不已，日夜媒孽其短，皆流諸嶺外而殺之，由是內外大權，盡歸於三思，初中宗之遷房陵也，與韋后同幽閉，備嘗艱苦，情愛甚篤，恆私相誓曰：「若得再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至是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時矣，時太子重俊，非韋后所出，后特惡之，三思倚后勢，輒陵侮太子，太子積不能平，因與李多祚密謀起兵，殺三思崇訓於其第，遂入叩肅章門，斬關而入，欲並除韋后，後兵

宗楚客
安樂公主

斜封官

章后
帝

敗皆死，太子走南山，爲左右所殺。於是章后淫亂益甚，與其黨宗楚客及安樂公主居中用事，宗族戚黨皆依勢弄權，請謁受賂，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行之。時人謂之斜封官，稱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等官者，驟增數千人，吏治大壞，民不堪命，已而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與宗楚客圖危宗社，上面詰之，欽融詞氣不撓，上未及有言，楚客遽叱令衛士撲殺之，上頗怏怏不悅，由是后黨始憂懼，安樂公主欲章后臨朝而立己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餌中進毒，中宗崩於神龍殿，后祕不發喪，召諸宰相入禁中，盡徵諸府兵五萬人，使章氏子弟分將之，而後發喪，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嗣位，章后自知政事，時楚客等共勸后遵武后故事，革唐命，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合謀去之，而臨淄王隆基之兵以起。

〔評〕 五臣反正，其所處視平勃安劉爲難，而其才又不逮平勃遠甚。觀張柬之對薛季昶數語，可知器小易盈，卒及於敗，宜也。且中宗闇弱，早爲時人所共知，乃云欲使自誅諸武，以張主威，其謬妄尤不堪一噓。

〔註〕 ①〔產祿〕漢高祖后呂氏之兄呂產呂祿也。②〔掖庭〕宮中房舍也，後宮嬪妃所居之地，別於正宮而言。③〔僉人〕謂小人也。④〔屠沽〕屠，謂屠尸，沽，謂賣酒者。⑤〔臧獲〕謂奴僕也。〔方

言）海岱之間，罵奴曰賊，罵婢曰獲。⑥【許州】今河南許昌縣。

九 臨淄王隆基起兵

臨淄王

隆基密謀匡復

天星散
落如雪

韋氏伏誅

臨淄王隆基者，相王旦之次子也。時罷爲潞州別駕，居京師，見王室多故，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羽林萬騎，隆基皆厚結其豪傑，侍郎崔日用，素與楚客善，知其密謀，以告隆基，因與劉幽求、鍾紹京等，謀先事除之。或言當先啓相王，隆基曰：「吾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機，不從，將敗大計矣。」遂不啓。與幽求微服入苑中，會於紹京廨舍，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以俟。逮夜，相率詣隆基所待命，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葛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以徇，曰：「韋后醜殺先帝，謀篡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貳心者，罪及三族！」羽林軍士皆呼萬歲，遂斬關而入，諸禁軍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聞鼓譟聲，悉被甲應之。韋后惶懼，走入飛騎營，一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對鏡畫眉，軍士斬之，盡誅諸韋之在宮中，及爲韋后所親信者。比曉，內外大定，隆基出見相王，謝不先預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

睿宗卽
宋王辭讓

太平公
主專政

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王入輔少帝，封隆基爲平王。以紹京幽求爲宰相，宗楚客等皆伏誅。幽求言於平王曰：「相王疇昔已登宸極，物望所歸，今人心未安，國家事重，豈得尙守小節，不早正大位，以鎮天下乎？」隆基與其兄宋王成器入見相王，極言利害，王乃許之。遂卽位。是爲睿宗。復以少帝爲溫王。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嫡長，而平王有大功，疑不能決。宋王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之，乃立平王爲皇太子。

〔評〕 胡寅以臨淄不先白相王，爲欲自爲。此論刻而無當。相王仁柔，本非唐高祖之比，臨淄默定大計，不得不周詳審慎，觀於「事成歸上，不成不累王」之語，光明正大，卽質諸天地鬼神亦絲毫無媿，又何有自爲之意哉？

〔註〕 ①〔潞州〕今山西長治縣。 ②〔羽林萬騎〕初太宗選驍勇爲禁衛，謂之羽林百騎，後中宗增至萬騎。

十 太平公主之亂

太平公主者，武氏女也，沈敏多權略，后以其類己，故於諸子中，最鍾愛之。二張之誅也，

睿宗傳
位太子

玄宗

太平公
主謀廢
弒

太平公
主伏誅

公主與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及安樂皆畏之；既與太子共誅韋氏，屢有大功，益貴重用事，上常與之密議大政，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必問與太平議否，公主所欲，上無不從，將相去留，繫其一言，士之趨附其門者如市。太子年少，主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大臣竇懷貞、崔湜等皆附之。姚元之、宋璟、張說爲上謀，令太子監國，而安置公主於蒲州，以息浮言。主聞之，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等離間骨肉，悉貶遠州刺史，主握權如故。已而帝欲避公主之專，遂下詔傳位太子，是爲玄宗，而自稱太上皇。玄宗既即位，主益忌之，勸上皇仍自總大政，而廢立之謀益亟。宰相蕭至忠、薛稷及新興王晉皆附之，主與宮人元氏謀，令於赤箭粉中置毒以進。事洩，中書侍郎王琚言於帝曰：「事急矣，不可不速發。」於是帝乃與岐王範、薛王業及郭元振等密謀，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斬至忠於朝堂，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奏：「皇帝奉詔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公主賜死於家，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流嶺南，於道賜死，其亂遂平。

評 唐室女禍有四，一曰武后，二曰韋后，三曰太平公主，四曰楊妃。武后雖淫佚好殺，而行事則有非英主

所能及者，知狄仁傑之忠而以庶政委之，尊禮之誠，久而不衰。二張懷義之流，雖日侍宮闈，而不使預聞政事。有犯必懲，曾無少貸。甚至蘇良嗣手批懷義之頰，宋璟不禮諸張，后悉不問，且改容禮之。聽政三十年，而朝野宴然，四夷賓服，迹其本末，可不謂女中之秦皇漢武耶？方其侍太宗也，帝有名馬，猛鷲無能調馭者，武氏進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一鐵搥，一七首鞭之不服，則以搥搥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之，時武氏年甫十餘耳。降而韋氏，婦德益荒矣，中宗昏甚高宗，而加之以愚，韋后淫猶武氏，而益之以賤，三思仇也，而委之以身；五王親賢也，而刑之若不及；昔太宗挈高宗王后，屬二三大臣，謂之佳兒佳婦，於乎！若中宗者，夫夫婦婦，豈祖宗所忍見哉！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尤有武氏之風。至於楊妃，純以女色擅寵，姊妹連翩入宮，玄宗晚年，荒淫達於極點，卒致蕃將稱兵，釀成大亂，唐室之不亡，亦幸已夫。

註 ①【蒲州】今山西永濟縣。②【赤箭粉】赤箭草名，初生一莖直上，色青赤，狀如箭，其根可製粉。

十一 姚崇之相業

玄宗開元數十年間，唐室極盛之時代也。究其致此之由，則任賢勿貳，有以致之。此姚宋之相業，所以繼房杜而並稱也。帝之始親政也，即欲以崇爲相，而張說疾之，使御史

姚崇要約十事

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時上獵於渭川，召崇詣行在，崇方爲同州刺史，聞命馳至上，詢以天下事，袞袞不知倦。上曰：「卿勿去，卽留相朕。」崇知上方銳於求治，乃先要約十事，以堅上意。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吐蕃強盛，數覆王師，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宗戚觸法，皆得以議貴爲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女主臨朝，奄人始得預政，臣願宦豎不復任事可乎？中外大臣，率皆假貢獻以自媚，臣願一切謝絕可乎？外戚用事，班序凌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分，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自韋月將燕欽融以忠獲罪，臺諫遂爾結舌，臣願羣臣皆得面折廷爭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兩觀，費帑百萬，臣請停罷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闖梁亂天下，臣願鑒於前事，抑損外戚可乎？」上曰：「朕固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崇之爲相也，持大體而不苛細務，尤長於吏事，處決略無淹滯，三爲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馬儲胥之數，無不諳記。上每事諮詢，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上初卽位，賓禮大臣，雅尊遇崇，每便殿燕見，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崇初爲相時，嘗面奏選補郎吏事，帝他顧不答。崇再

姚崇長於吏事

三爲宰相

選用曹郎

三言之，卒無語。崇皇恐趨出。帝謂高力士曰：「吾任崇為宰相，大事固當奏聞，區區選用曹郎，尚不能自決，而重煩我耶？」崇聞之，意乃自安。由是進賢退不肖，天下大治。其信任之專如此。

〔註〕 姚崇以十事堅上意，史書皆艷稱之，今試覈其事實曰：不幸邊功而辭納王峻，何以屢致敗？曰：宦豎

不與政事，而高力士楊思勳，何以寵任不衰？且崇于玄宗之不應，懼而趨出，賴高力士為之周旋，更私出道上語，崇心乃安。則崇之所要，與玄宗之所謂能行者，果安在？而崇又豈真能不結內侍者哉？

〔註〕 ①〔姚宋〕姚崇宋璟也。②〔房杜〕房玄齡杜如晦也。③〔同州〕今陝西大荔縣。④〔祿

莽閻梁〕謂呂祿，王莽閻顯，梁冀也。

十二 宋璟之相業

宋璟耿介有大節

璟耿介有大節，當武后時，為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魏元忠謀反，引張說為證，將廷訊，說皇遽無措，璟語之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自免，緣此同謫，芬馨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閣救，與子偕死。」說感其意，具實以對，元忠得免死。會有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之，則天不可，璟爭之愈力，則天不得已，收昌宗等下獄，俄下詔原之。

言公事公

諫峭谷之

崇善應
變善守
經善守

勅昌宗詣璟謝，璟拒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使亂國經也。」開元初，坐小累出爲廣州都督，粵人以茅竹爲屋，多火災，璟教之陶瓦築牆，列邱肆，嶺外始知有棟宇之利，後繼姚崇爲相，帝幸東都，次峭谷，馳道狹隘，車騎填塞，帝怒，將黜河南尹以下官，璟奏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而以道路不治罪有司，史策書之，非佳話也。」帝遽命舍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今以臣一言而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歸於下也，不如使待罪朝堂，而後詔還其職，則進退兩得矣。」帝善而從之。璟爲人風度凝遠，人莫測其涯際，自廣州入朝，上命中官楊思勳迎之，璟至都，未嘗與交一言，思勳方以將軍貴幸，恥之，訴諸上，上益嗟重，璟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悉得其職，而不爲赫赫之功，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經，以持天下之正道，不同而同歸於治，豈不信哉！

註 開元賢相，姚宋並稱，實則崇不逮璟遠甚。觀崇請頒武氏鼎銘，表賀日食不應，皆用諂順旨，至太廟

室壞，兩人進說，詭正更自判然。蓋崇深以救時自喜，才具非不可觀，而遇事雜出機變，故論相體者終當以璟爲正。惟峭谷之行，璟請寬道隘不治之罪，不欲恩出自己，其言固當，然璟言甫陳，遽命省釋，亦無損轉圜

美德，使其事爲造膝獨對，世固莫知所由。若當廣衆昌言，又安能終掩其迹。必令待罪朝堂而後赦，轉不免涉於僞矣。

第六章 安史之亂

一 李林甫之用事

開元天寶之間，正唐室由治而亂之轉關，亦漢族盛極而衰之際會也。而釀成大亂者，厥惟李林甫一人。蓋玄宗在位久，天下承平無事，年穀屢豐，侈心漸生，而姚宋諸賢皆已前卒，在相位者，唯張九齡一人。九齡固賢者，然德有餘，而才略不足以濟之。於是言利之臣，稍稍進用，始倡聚斂以逢君者，爲宇文融。融死而王鉷、楊慎矜之徒繼之。九齡不能制，林甫乃乘閒進用矣。林甫故宗室子，以廕補官，擢至吏部侍郎，素無學術，而柔佞狡險，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以刺宮中事。上之動靜，靡不知之。奏對恆稱旨。時壽王瑁之母武惠妃，寵幸冠後宮，陰謀奪嫡，林甫深自結納，願爲盡力。惠妃德之，陰爲內助。上欲以爲相，九齡諫曰：「宰相繫天下安危，陛下若相林甫，恐他日必爲宗社之憂。」上不聽，卒相林甫。林甫既正相位，欲蔽塞人主聰明，自專大權，召諸諫官，謂之曰：「今聖

李林甫

張九齡

宇文融

王鉷

楊慎矜

武惠妃

宰相繫
天下安危

仗馬一鳴斥去

牛仙客

朝宁一空

楊國忠與詔獄

明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輒斥去矣。一由是朝士相率緘默，莫敢直言。牛仙客爲林甫所引，不敢稍立異，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常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九齡既去，上遂廢太子及二王，尋皆賜死。林甫遂勸立壽王，上以忠王璵年長，仁孝恭謹，猶豫者歲餘，卒立之，卽肅宗也。然林甫猶百計傾之，會惠妃卒，壽王愛漸衰，太子得無恙。林甫性尤猜忌，凡才望功業出己右，爲上所厚，及有文學者，莫不中以危法，貶竄投荒，甚者身死族滅。宰相李適之，與林甫爭權不勝，卒被搆賜死，連坐者數十家，朝宁爲之一空。又數興大獄，別置推事院領其事，以楊釗有掖庭之親，出入禁闈，言多見聽，欲引以爲援，擢爲御史，使專典詔獄，釗因得報其私怨，所誅夷數百家，既而釗懼寵出林甫右，釗後改名國忠，貴妃楊氏之族兄也。林甫秉政十九年而後死，終有唐一代得君之專，在位之久，無過之者。摧鋤善類，庇護逆胡，及其死而大亂已成，不可救藥矣。

註 ①〔二王〕謂光王璠，鄂王瑤也，初上惑於惠妃，欲廢太子瑛及光鄂二王，九齡固諫得免，及九齡去，

林甫阿惠妃意，廢而殺之。②〔掖庭之親〕指貴妃言，貴妃壽王瑁之婦，武惠妃死，帝納之，而爲瑁別娶

韋氏女爲婦。③〔逆胡〕謂安祿山，事詳下文。

二 安史之進用

邊帥不
久任不
遙領不
兼統

林甫請
用蕃將
安祿山
鎮幽營

沿邊十
節度

自唐興以來，邊帥皆以忠謹大臣爲之，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治績最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四夷蕃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忠勇如契苾何力，猶不得專元帥之任，皆用大臣爲帥以制之。開元中葉，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忠慶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皆爲諸鎮節度，而別設副使治事，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節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久怙朝權，欲杜邊帥入相之途，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帥，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蕃人，蕃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誠以恩結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力。上悅，始用安祿山鎮幽營。於是置沿邊十節度，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勁騎精卒，皆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東北，卒使祿山構，痛毒中原，皆出於林甫固位專寵之一念耳。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睏山，隨母嫁安氏，因冒其姓。後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相率來歸。初隸幽州節度，張守珪部下，爲人狡黠，善揣人意，志守珪愛之，養爲己子。嘗使率兵擊契丹，爲所敗，將斬之。祿山臨刑大

國忠與
林甫交
惡

范陽	幽州	北京	奚契丹等部
河東	太原	山西陽曲縣	回紇等部
朔方	靈州	甘肅靈武縣	回紇等部
河西	涼州	甘肅武威縣	回紇吐蕃等部
隴右	鄯州	甘肅碾伯縣	吐蕃等部
安西	龜茲	新疆庫車縣	西域諸國
北庭	庭州	新疆迪化縣	突騎施默覓堅昆等
劍南	益州	四川成都縣	吐蕃蠻獠等
嶺南	廣州	廣東省城	南海諸國

三 楊國忠之激變

初李林甫以楊國忠爲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有隙，以林甫之厚饋也。憾之，及鉷敗，國忠遂盡發林甫奸狀，上由是始疏林甫，擢國忠爲御史大夫，凡鉷所領財政，悉以委之，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仇敵矣。及林甫死，國忠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

國忠與
祿山有
隙

中國無
武備

闕告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時林甫尙未葬，詔削官爵，剖棺褫金紫，更以庶人之禮葬之，子孫皆流嶺表，於是中外大懼，悉歸楊氏。先是安祿山以林甫狡險逾己，深畏服之，及國忠爲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悉不聽。哥舒翰素與祿山不協，會翰擊破吐蕃，盡收九曲地，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挑祿山，因奏以翰兼制河西，且賜王爵，以結其心。是時中國盛彊，出京師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餘里，閭閻相望，桑麻被野，天下稱富庶者，以隴右爲最。國忠苟悅上意，建議四方無事，兵可銷而不用。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悉聚兩邊，中國無武備矣。國忠爲人強辨輕躁，無威儀，裁決機務，尤敢爲大言，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所領使職，至四十餘事，雖林甫在時不如也。關中霖雨害稼，民大饑，上臨朝，憂形於色，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爲害也。」上以爲然，天下遂無敢言災者。

註

①【九曲】唐軍名，在今甘肅巴戎縣。

②【河西】今陝西甘肅及蒙古之鄂爾多斯一帶地。

【隴右】唐十道之一，今甘肅隴坻以西及新疆迪化以東之地。

四 安祿山之反

安祿山
專制三
道

嚴莊
高尙

表請獻
馬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春秋高，且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時楊國忠與祿山不協，屢言其必反，上不聽。國忠因欲促祿山速反，以驗其言。祿山知之，反謀始亟。其黨亦勸令速發，嚴莊高尙爲之謀主，張通儒孫孝哲史思明爲之腹心，田承嗣蔡希德崔乾祐尹子奇之徒，皆其爪牙猛將也。尙頗工詞翰，方李林甫媚疾專政，文學寒峻之士，皆無路自進。尙旣困不得志，常歎曰：「高尙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耶？」遂薄遊河朔，祿山引置幕府，專典箋奏。莊才幹通敏，能治繁劇，祿山尤倚任之。天寶十三載，祿山自京師歸范陽，遂不復入朝，而請用蕃將代漢將，至三十有二人，左相韋見素力持不可，上竟從祿山之請。中官用事者，悉受祿山賂，盛言祿山竭誠奉國，上益不疑。會祿山之子成婚於京師，上手詔召之觀禮，祿山辭不至，而表請獻馬三千匹，以蕃將二十二人部送之，執鞍之蕃兵，每匹又二人，河南尹達奚珣力言不可許，上始稍悟，有疑祿山之意，乃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却其進馬，而召令十月朝華清宮。神威至范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竟不拜，但問聖人安穩而已。神威還，泣

祿山反
於范陽

白曰：「幾不得復見大家！」於是朝野灼然，知祿山之必反矣。祿山反謀既決，獨與嚴莊高尙，日夕密計，將佐皆莫之知。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命副將賈循留守，諸將皆引兵夜發。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爲名，長驅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承平久，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

註

①【專制三道】謂平盧，范陽，河東，三道，時祿山爲平盧節度使，又兼范陽河東兩節度，故云。

河朔】即河北三道，指祿山言。②【天寶】唐玄宗年號。③【范陽】治幽州，今直隸北京。④【聖

人】唐之臣子，例呼天子爲聖人。⑤【大家】凡左右親從，皆呼天子爲大家。⑥【同羅奚契丹室韋

】皆祿山所統蕃部之兵衆。⑦【薊城】今直隸薊縣。

五 河北河南之失陷

河北陷

國忠揚
揚有得

河北本祿山統內，祿山既長驅而南，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被擒被戮，無能拒之者。祿山先期遣人詣太原，劫副留守楊光翽以去，太原官吏奏狀，上猶謂惡祿山者之譏言也，數日乃知其果反，然後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得

色

天武軍

陷東京之

河南郡
縣皆沒
於賊

色曰：「今反者止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京師矣。」上以為然，會封常清入朝，上召見，問方略，常清大言曰：「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折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之闕下。」上悅，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常清即日乘驛赴洛陽，募兵得六萬人，斷河陽橋為守備。上又以皇子榮王琬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京師市井無賴也。時祿山已渡河而南，陷滎陽，西趨洛邑。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眾，戰於葵園，再戰於上東門，皆敗。東京遂陷，達奚珣降。常清西走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銳不可當，今潼關尚無守兵，賊若豕突入關，京師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兵西去，賊追者已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騰踐，死者甚眾。至潼關，脩完守具，賊至，不得入而還。河南郡縣皆沒於賊，於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畿內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都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援兵亦稍集。

註

①【太原】今山西太原縣。

②【平盧】今直隸承德縣。

③【洛陽】今河南洛陽縣。

④【河

嶺南	兩廣及安南地	嶺南	同上
劍南	四川西部及甘肅雲南地	劍南	同上
隴右	甘肅西部至新疆地	隴右	同上
江南	長江以南南嶺以北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貴州四川地	江南西	江西湖南湖北地
		黔中	貴州四川湖南地

六 顏真卿兄弟起兵討賊

常山太守顏杲

平原太守顏真卿

真卿起義

祿山之至常仙也，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喜，賜以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李欽湊將兵守井陘口。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喻其意，乃合謀起兵討賊。真卿者，杲卿之弟也，為平原太守。知祿山必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也，易之。及寇起，河北郡縣皆風靡，獨平原堅守不下。上聞而歎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此。」真卿使親將密懷文牒，潛說諸郡，諸郡多應者，乃召募勇士，得萬餘人，諭以討賊之義，繼以涕泣，士皆感憤。河北諸郡聞真卿起義，皆聚眾，誅偽官以應之，共推真卿為盟主。杲卿將起兵，與真

臯卿殺賊

馬燧逃入西山

臯卿罵賊而死

李萇乞師

卿往來密計，欲連兵斷賊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乃偽稱祿山命，召李欽湊至，則以妓樂酒食犒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兵仗，於是大河以北，翕然反正者，凡十七郡。義兵合二十餘萬，臯卿使其客馬燧，說賈循曰：「祿山負恩悖逆，雖克東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順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巢穴，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未及發，麾下洩其謀，祿山使人誘循殺之，燧逃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臯卿起兵，纔八日，城守未及完，而賊將史思明、蔡希德已至。臯卿晝夜拒戰，食盡矢竭，竟被陷，執送洛陽，見祿山大罵不屈，祿山怒，并履謙縛諸柱而磔之，血肉狼藉，猶罵不絕口，顏氏一門，死於賊刃者三十餘人。

註 ①〔常山〕治恆州，今直隸正定縣。 ②〔井陘口〕今日土門關，在直隸井陘山上。 ③〔平原〕

治今山東德縣。 ④〔東都〕即今河南洛陽縣。

七 魏郡之克復

真卿之起兵也，清河人李萇者，年甫弱冠，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倚公為長城，清河公之西隣，國家承平時，江淮河內錢帛，皆儲於此，謂之北庫，財

先擊魏郡

魏郡克復
賀蘭進明

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公所使矣。一真卿奇之，欲與以兵，衆以爲真卿年少輕慮，徒分兵力，決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募就館，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糧械以資軍，公乃疑而不納，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屬，將爲公西面之強敵，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以兵六千人授之。送至境，握手與別。募曰：「朝廷遣程千里，以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先擊魏郡，魏郡既下，使爲西南主人，然後分兵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及幽燕郡縣之未下者。清河平原，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分軍循河，制其北走之路，計王師東討者，不下二十萬，義兵西向者，亦不下十萬，公但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逾旬月，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乃出兵，會清河博平軍，軍於堂邑。西南賊帥遣其將以二萬人拒戰，三郡兵力戰竟日，大破之，遂克魏郡，軍聲大震。既而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以兵來會，真卿陳兵迎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軍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兵權稍移於進明矣。

評

李萼遊說真卿，雖未脫戰國策士結習，然其執干籌畫，於時勢瞭若指掌，與郭李拒關搗穴，若合符契。

少年雄駿如此，使得竟其用，當不失爲將才。而其後略無表見，豈其措置本不逮所言；抑天奪之算，齋志以歿歟？真卿聽蓍之言，卒復魏郡，可謂得擇善而從之道矣。

註

①〔清河〕今直隸大名道屬縣。

②〔魏郡〕今直隸魏縣。

③〔崞口〕卽壺關之險，在今山西

長治縣東南。

④〔堂邑〕今山東堂邑縣。

八 郭子儀李光弼之初起

郭子儀
李光弼

祿山之亂，唐幾失天下，奏再造之勛者，郭子儀李光弼也。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備宿衛，數建邊功。祿山之叛，爲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光弼本契丹種人，隸營州柳城，父楷洛，率衆歸朝，禦吐蕃有功，卒於師。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善騎射，初從王忠嗣，忠嗣奇之，常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安思順鎮朔方，愛其材，欲以女妻之，光弼不顧而去。與子儀同僚，不相能。及子儀帥朔方，光弼懼不免，自縛詣堂下，請曰：「死罪不敢辭，願卹其老母！」子儀下，自解其縛，延與并坐，曰：「逆胡犯順，神州陸沈，此乾坤何等時！吾二人尙脩私怨耶？掃平天下，共獎王室，非異人任也，已有表荐公於朝矣，吾子勛之行，相與共功名耳！」因執手泣下，歎歎不能止。尋有詔以光弼

非異人
任

光弼東
救常山

九門之
捷

爲河東節度使。時顏杲卿戰歿，河北郡縣再陷於賊。光弼以朔方軍五千，東救常山。常山子弟，執賊將安思義，獻於軍門。光弼釋其縛，問以計。思義曰：「吾軍遠行疲勞，猝逢大敵，恐不可支！不如斂兵入守，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求戰不得，氣沮心離，乃可圖也。」光弼曰：「善！」乃據城以待。明日，思明以二萬騎傅城下，光弼發勁弩五百射之，賊遂巡稍退。光弼乃出城，與賊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援，方解鞍休士。是時，饒陽賊五千，已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旂鼓，伺賊方飯，出不意，盡殲之。思明懼，遂引兵去。光弼與子儀會於井陘。

註

①【鄭】今河南鄭縣。②【朔方】今甘肅靈武縣。③【柳城】今熱河凌源縣。④【河東】

治今山西臨汾縣。⑤【常山】今直隸正定縣。⑥【饒陽】今直隸饒陽縣。⑦【九門】漢縣，故城

在今直隸藁城縣。⑧【井陘】今直隸井陘縣。

九 嘉山之戰

子儀、光弼既會井陘，遂大敗史思明於九門，還至常山。思明收散卒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番出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官軍乘之，又敗諸沙河。祿山復使步騎五萬人，北

嘉山之捷

祿山稱帝大燕

就思明，又使蔡希德、牛廷玠發范陽兵助之，合七萬餘人，而蕃兵居五之一。子儀至恆陽，思明亦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相與謀曰：「可以戰矣！」於是督僕固懷恩、渾釋之諸將與賊軍戰於嘉山，賊軍大敗，斬首四萬級，捕獲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奔走至暮，杖折槍歸營，奔於博陵。光弼就圍之，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來降，瀕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官軍所獲，將士家在幽州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嚴莊、高尚，詬之曰：「汝數年來教我反，以爲可萬全，今潼關距守數月不能進，北路又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復見我矣！」尙莊懼，數日不敢見祿山。時祿山已僭帝號，國號大燕矣。會田悅、真自關下來，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有敗，豈能一蹴而成？四方撥軍雖集，然半皆新募，烏合未更行陣，安能敵薊門精銳之師？尙莊有佐命勛，未可棄也。」祿山悅，復召尙莊入見，待之如初。祿山議棄東都，走歸范陽，計未決。李光弼表稱祿山在洛陽，幽州空虛，當進軍直擣范陽，傾其根本，使賊退無所歸，必成擒矣。會潼關失守，子儀、光弼急迴軍西入關。

①〔行唐〕今直隸行唐縣。②〔沙河〕在今直隸定縣南。③〔恆陽〕今直隸曲陽縣。④〔

嘉山〕亦曰嘉禾山，在今直隸曲陽縣東。⑤〔博陵〕唐郡名，治今直隸定縣。⑥〔漁陽〕唐郡，今直

隸薊縣平谷等地。⑦〔幽州〕即今之北京。⑧〔潼關〕今陝西潼關縣。⑨〔汴鄭〕汴州，今河南

開封縣，鄭州，今河南鄭縣。⑩〔薊門〕即薊丘，在北京德勝門西北。

十 潼關之陷

殺王仙芝封常清

楊國忠疑忌哥舒翰

先是王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及封常清敗，說仙芝走潼關，令誠入奏事，因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誣以盜滅賜糧，帝大怒，遣令誠貴敕，即軍中斬仙芝常清，命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將新舊兵二十萬，軍於潼關以拒之。哥舒翰之至潼關也，裨將王思禮密說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弗敢從，思禮又請將三十騎，劫取國忠至潼關，誅之。翰曰：「若此，是翰反，非祿山反矣。」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一旦援旂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因說上，翰軍無後繼，乃增募萬人，屯灊上，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悉召灊上軍詣己，且因事斬其將，國忠益懼，會有告賊軍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者，上遣使趣翰出關，

促翰出關

潼關陷

規復陝洛，翰奏曰：「祿山老於軍事，今始謀逆，詎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耳！且賊軍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今諸道徵兵，尙未齊集，請且待之！」國忠益疑翰謀已，日言於上，以爲賊方無備，而翰故逗留，老師費財，將失機會。上以爲然，數遣中使促翰出關，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曰：「大事去矣！」遂引兵出關，遇賊將崔乾祐之師於靈寶西原，遂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趣諸軍進戰。乾祐使同羅精騎自南山陔中繞出，翰軍駭亂，不知所爲，於是大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潰走。翰獨與百餘騎走入關，士卒從之以入者，僅八千人。翼日，城陷，火拔歸仁執翰以降，祿山囚翰而斬歸仁。

哥舒翰對思禮數言，尙知大義。何以潼關既潰，遂覩顏偷息，不復存羞惡之心。則臨敵之撫膺痛哭，亦僅爲身謀而已。

①【潼關】今陝西潼關縣。 ②【灤上】在今陝西西安縣東。 ③【靈寶西原】今河南靈寶縣

西郊。

十一 馬嵬驛之變

楊國忠
首進幸
蜀之策

草野之
民知有
今日

馬鬼驛
之變
楊國忠
伏誅

貴妃死

父老遮
請留

擁馬留
太子

潼關既敗，畿內守兵皆散，楊國忠首進幸蜀之策，上倉皇出走，諸王妃主皆不及從，賊至，悉被害。車駕至成陽，日已中，上猶未食。民有以糲飯獻者，上皆酬以直，召見慰勞之。衆皆哭，上亦掩淚。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廷臣以言爲諱，唯阿諛取容，闕門之外，陛下遂不得而知。草野之民，皆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末由上達耳。」上曰：「此朕之不明，悔之何及！」慰諭而遣之。是時朝野上下，咸切齒於楊國忠，欲誅之。將軍陳玄禮以其謀告太子，猶豫未及發也。會車駕至馬嵬，有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遽大呼：「國忠與胡虜謀反，執而殺之，盡屠其家屬。」上聞變，親出驛門，慰諭士卒，士卒猶不肯退。玄禮進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上不得已，殺貴妃以說軍士，皆呼萬歲。翼日，上將發，馬嵬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耶？」上爲按轡久之，乃令太子留後，宣慰父老。父老皆曰：「至尊既不肯留，臣等願從殿下東討賊。」須臾聚者數千人，太子不許，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使長子廣平王傲馳白上，上曰：「天

成都貢

召諭將士

也！乃命分後軍四千人從太子，時軍中已潛懷異志，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諭之曰：「朕信用非人，以至於此，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勞苦至矣，朕甚媿之！蜀道阻長，郡邑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曹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衆皆哭曰：「臣等誓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於是軍心始定。

註

杜甫一生忠懇，獨於北征詩，褒美陳玄禮；此不可爲訓者也。馬嵬之役，玄宗衆叛親離，彼楊妃又安能更爲人患哉？若謂其罪宜誅，則當祿山未叛，楊氏方盛之時，舍身力爭，方可謂之忠。此時顛沛流離，執殺國忠，大愆已殄，而復嗾衆劫君，逼殺貴妃，是玄禮所爲，正韓愈所謂「既落窞又下石焉。」在朋友尙不可，況君臣乎？若元禮者，直亂臣賊子，去祿山蓋一間耳。又奚可褒美之有。

註

①【咸陽】今陝西咸陽縣。 ②【馬嵬驛】在陝西興平縣西二十五里，今日馬嵬鎮，亦曰馬嵬堡。 ③【成都】今四川成都縣。

十二 肅宗卽位於靈武

太子北
行

卽位靈
武

肅宗

召李泌
顏真卿

郭子儀
李光弼

立宗之西行也，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再三辭不肯受；時太子尙未知所適，建甯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倓略識其將吏，且道近，士馬全盛，裴冕世臣，必無異志，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於是西北行。途中士卒失亡什七八，比及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兵五百餘人，軍勢稍振。朔方將吏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久駐之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致此，北收諸城兵馬，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圖中原，此萬世一時也。」留後杜鴻漸奉牋太子，籍朔方兵食之數以獻。太子大悅，從之。鴻漸遂使水陸運使魏少遊、葺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少遊盛治宮室，皆倣乘輿。太子至，悉命撤之。裴冕、杜鴻漸等上牋，請遵馬嵬之命，卽皇帝位。太子不可，冕等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者，冀攀鱗附翼，成尺寸之功耳。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勉徇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乃許之。遂卽位於靈武，是爲肅宗。尊立宗爲上皇天帝。初，京兆李泌，幼以神童著聞，立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楊國忠惡之，泌辭歸，隱居潁陽。至是，肅宗首遣使召之，泌至，肅宗大喜，出則聯轡，臥則對榻，呼爲先生，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詢之。又召顏真卿、郭子儀、李光弼，並同平章事，遣使徵兵於回

紘諸道聞之，徇國之心益堅，人人有興復之望矣。

評

馬嵬傳位之命，肅宗固再三辭遜矣。茲靈武之自行即位，依何法令，見何經典，且靈武距劍南，為時不

過兩月，不聞馳一介，奏告玄宗。范祖禹直斥其為乘危叛父，持議嚴且正矣。

註

①〔朔方〕今甘肅靈武縣。

②〔平涼〕今甘肅平涼縣。

③〔靈武〕今甘肅靈武縣。

④〔京

兆〕即長安縣。

十三 李光弼太原之捷

太原之

取土作

初祿山不意玄宗之遽西幸也。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陷之，宮中珍寶及府庫各物，皆運送洛陽，並命大索長安三日，民間私財亦盡掠之。滿城騷然，益思唐室，及肅宗即位，郭子儀奔命靈武，李光弼留守太原，賊四面攻之。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玠自范陽，咸會於城下。光弼麾下精兵，悉赴朔方，所餘團練烏合之衆，不及萬人。思明意氣驕甚，謂太原抵掌可取。既得太原，當遂長驅，以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脩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脩城，是未見敵而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居民，於城外掘壕取土，作壘數

地道陷

安祿山死

十萬，衆不知所用。及賊來攻，光弼用以增壘於內，壞輒補之，賊攻城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其西，有隙輒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稍懈，賊不得入。光弼之治軍也，人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而使，各盡其用，有錢工二人，喜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以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步必先視地，賊爲梯衝土山臨城，光弼以地道迎之，近城輒陷，死者無數，退營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乃大穿地道，周賊壘，堵之以木，旣成，光弼勒兵城上，使裨將以數千人出，如出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擾，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祿山爲其長子慶緒所弑，慶緒嗣位，使思明歸守范陽，留希德圍太原，光弼以敢死士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級，希德遁去。是役也，微光弼則太原破而靈武危矣。

附記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不復觀物，性尤躁急，左右小不如意，輒加箠撻，雖嚴莊之背，猶不得免，奄

人李豬兒，被撻尤多，祿山愛少子慶恩，欲以代長子慶緒，慶緒疑懼，不知所出，莊乃教之以行大事，慶緒從之，夜與莊立帳外，使豬兒持刀直入帳中，刺祿山腹，刃出其背，腸流數斗而死。慶緒自立爲帝，以莊爲御史

大夫事無大小悉取決焉。慶緒昏懦，言辭無序，莊常禁制之，不令見人。部內遂亂。

註

①【長安】唐之都城。

②【靈武】今甘肅靈武縣，時肅宗在靈武。

③【太原】今山西太原縣。

④【博陵】今直隸定縣。

⑤【太行】山名，在今河南河內縣。

⑥【大同】今山西大同縣。

⑦【

范陽】今直隸北京。⑧【朔方】指靈武言。⑨【擊】音吉，土磚也。

十四 張巡許遠守睢陽一

張巡起兵討賊

雍丘之

張巡鄆州南陽人，博學通兵法，氣志高邁，不與庸俗合。開元末，舉進士，調真源令。祿山反，巡起兵討賊，至雍丘。雍丘令狐潮已附賊，為賊擊淮陽，巡戮其妻子，磔諸城上。潮怨，還攻巡，以賊衆四萬薄城，城人大恐。巡諭之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出不意擊之，可走也。」衆皆曰：「善！」巡所將僅二千人，以千人乘城，將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賊少卻。明日復來攻，設飛樓臨城，巡束芻灌膏以焚之，賊不敢逼。會糧乏，潮餉賊鹽米十餘船，將發，巡出兵牽制潮，別遣勇士趨河濱，盡取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被黑衣，夜縋之城下，潮兵爭射之，良久復縋以上，已得矢數十萬矣。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人，夜斫潮營，賊衆大亂，追奔十餘里，幾獲潮。河南節度使虢王

許遠邀
巡同守
睢陽

尹子奇
攻睢陽

殺妾享
士南霽雲
乞師

巨，假巡先鋒，常資助之。會巨戰敗東走，巡失援，而睢陽太守許遠，遣使邀巡，巡乃引所部就遠，與共城守。肅宗拜巡河南節度副使。許遠故宰相敬宗之曾孫也，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自以才不及巡，故授之柄而處其下，無少疑忌。巡治軍主攻戰，遠專主糧械。肅宗至德二年，祿山死，慶緒謀南擾江淮，使其將尹子奇，以十餘萬衆攻睢陽，巡召諸將士，語之曰：「吾蒙國厚恩，賊來唯一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酬，以此常懷耿耿。」聞者皆感慨，願效死。

註

- ①【南陽】今河南南陽縣。
- ②【開元】玄宗年號。
- ③【真源】今河南鹿邑縣。
- ④【雍丘】

- 今河南杞縣。
- ⑤【淮陽】今河南淮陽縣。
- ⑥【睢陽】今河南商邱縣。

十五 張巡許遠守睢陽二

是年秋，城中食盡，士日賦米一勺，斲木皮，煮敗紙，皆羸弱不能任兵械，賊偵知之，輟攻具，不復進，但爲長圍以坐困之。巡出其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忠義曾不少衰，吾恨不能割肌膚以啖衆，甯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乎？」乃烹以享衆，衆皆感泣，不能仰視，以故孤城日困，而士心益固。於時賀蘭進明方在臨淮，擁兵不救，巡乃令南霽雲以三十

拔刀斷

羅雀掘

鼠當爲
厲鬼殺

保障東

騎潰圍而出，告急於進明。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左右盪決，賊皆披靡。及出，止亡其兩騎耳。既見進明，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說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意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進明。舉座皆感激泣下。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即馳回至甯陵，得廉坦兵三千人與俱，冒重圍入城，所餘僅千人矣。城中知援絕，皆痛哭，議棄城東走。巡遠相與謀，以爲睢陽江淮保障，若棄之而去，使賊得乘勢長驅，是棄江淮也。決意堅守，以待援師。既而羅雀掘鼠俱盡，人皆病，莫能興。賊遂登城，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耳。」巡與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遠被執，送洛陽，亦不屈死。巡初守睢陽，士卒萬人，居民亦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守睢陽歲餘，大小數百戰，殺賊至十二萬人，保障東南，使江淮財賦無憂匱乏，源源輸轉，卒成滅寇之勛者，巡之力也。

張巡許遠同以孤城力障江淮，何愧疾風勁草，而淫辭助攻，迄無定論。惟歐陽修「巡先死不爲遠，遠後死不爲屈」之語，足以發明韓愈扶奘風教之意。

註 ①〔臨淮〕唐郡，治今安徽泗縣。 ②〔寧陵〕今河南寧陵縣。

十六 郭子儀收復兩京

廣平王及郭子儀出師 長安之戰 李嗣業以身餌賊

肅宗自靈武進，幸鳳翔，謀收復兩京。時隴右河西四鎮兵皆會，京師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不可勝數。而回紇可汗亦遣其子葉護，以精兵四千餘人至。上乃命廣平王爲元帥，郭子儀副之，將諸軍十五萬發鳳翔，勞享諸將。謂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若其不捷，臣必死之。」大軍至長安城西，陣於香積寺北，豐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子儀爲中軍，王思禮殿，賊衆十萬，陣於其北。李歸仁挑戰，官軍逐之，爲所卻。軍中驚亂，嗣業曰：「事急矣，不以身餌賊，將無子遺。」乃肉袒執長刀，立陣前大呼奮擊，當其鋒者，人馬俱碎。於是諸軍如牆而進，嗣業身先士卒，所向披靡。王難得中流矢，傷眉，皮垂障目，難得自拔。矢擊去其皮，血流被體，奮戰不已。嗣業俄引回紇出賊陣後，與大軍夾擊之。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始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讙聲不止。僕固懷恩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廣平王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戰尙神速，何明日也。」廣平固止之，遲明，諜報守忠歸仁諸

收復西京
廣平王
拜葉護
馬前

華夷之主

曲沃之戰

收復東京

河南略定

賊帥皆已遁矣，大軍遂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金帛子女，悉歸回紇。」長安既克，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不得已，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將爲賊固守，不可復下矣。願至洛陽而後圖之！」葉護驚躍下馬，跪捧王足曰：「當爲殿下徑赴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澆水之東。百姓胡虜，見倂拜葉護，皆感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也。」倂留長安三日，卽引兵東出。賊帥張通儒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下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拒官軍。步騎尙十五萬。廣平王至曲沃，葉護使回紇傍南山，搜賊伏兵，因營於嶺北。郭子儀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陣，官軍初與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出，襲其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盈野。嚴莊張通儒棄陝東走，廣平王以大軍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賊，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慶緒帥其黨，夜啓苑門而出，走河北。官軍入東京，回紇因縱兵大掠，意猶未厭。廣平王患之，父老請奉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慶緒走保鄴郡，從者不滿千人，於是嚴莊降於子儀，陳留人亦誅尹子奇，以其首來獻，河南略定。

當賊衆潰竄之餘，乘勢悉銳而進，安守忠等何難就縛，廣平狃於小勝，急圖休息，其議乃出懷恩之下。至調停回紇浮掠一節，無識者以爲美談；不知以儲貳之貴，屈體葉護馬前，復成何體統。况其時西京初復，萬衆俱瞻，卽正義陳辭，喻以功成重賚，足償前約，而人民土地，不得妄有驚擾，葉護亦難置喙。何至搖尾乞憐，若此，蓋其遇事畏葸，中於錮疾者甚深；觀其卽位以後之設施，足見庸懦無爲。且并非刻意輕身，冀博蚩氓感泣已也。

- 註
 ①〔鳳翔〕今陝西鳳翔縣。 ②〔隴右〕今甘肅隴坻以西之地。 ③〔河西〕今陝西甘肅黃河以西之地。 ④〔香積寺〕在長安縣東神和原上。 ⑤〔西京〕卽今長安縣，唐以長安爲西京。 ⑥〔東京〕卽今洛陽縣。 ⑦〔曲沃〕今山西曲沃縣。 ⑧〔新店〕在今河南陝縣西。 ⑨〔鄴郡〕今河南臨漳縣。 ⑩〔陳留〕今河南陳留縣。

十七 九節度相州之潰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披，猶據七郡六十餘城，軍儲豐備，慶緒日以酣飲爲事。高尙張通儒，爭權不協，蔡希德有才略，通儒忌而殺之，以崔乾祐總兵權，乾祐猜忍好殺，衆心不附，歸降日衆。上命郭子儀、李光弼、會魯炅等九節度之師，渡河北討，以子儀

不置元帥
魚朝恩
爲觀軍
察使

鄭州之圍

九節度
李光弼
全軍歸

史思明
殺安慶
緒稱帝

光弼皆元勛，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中官之總兵要，自朝恩始也。子儀自杏園濟河，破安太清於獲嘉，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軍圍之，拔衛州，遂圍鄴。慶緒窮蹙，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軍於滏陽，遙爲聲勢。子儀等圍慶緒於鄴，築壘再重，掘塹三周，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自冬涉春，芻粟皆罄，人人皆以爲克在旦夕，而諸軍既無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阻水深不得出，史思明乃自魏趨鄴，直抵鄴下，與官軍刻期決戰，諸軍步騎六十萬，陣於河北，思明以精騎五萬敵之，諸將以爲遊軍，未介意，思明忽直前搏戰，兵甫交，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見，兩軍皆驚亂，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路上皆滿，戰馬萬匹，惟存三千。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有司弗能止，旬餘方定。惟光弼與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而歸。思明收軍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窮蹙，不知所爲，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手書唁之，願爲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往謁。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忽瞋目曰：「爾爲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尙孫孝哲崔乾祐皆

斬之，收其士馬，引兵還范陽，遂僭號，自稱大燕皇帝。

評

易曰：「師貞丈人吉。」列鎮在軍，無帥何以敵愾。肅宗即以郭李元勳，難相統攝。又何難使子儀光弼，分道進取，乃專委宦者，反居二人之上。與師失律，理固不爽。相州之潰，又誰咎耶。

註

①〔鄴〕今河南臨漳縣。

②〔杏園〕鎮名，在河南汲縣東南。

③〔獲嘉〕今河南獲嘉縣。

④

〔衛州〕今河南汲縣。

⑤〔滏陽〕今直隸磁縣。

⑥〔魏〕今直隸魏縣。

⑦〔河陽橋〕在今河南

孟津縣。

⑧〔范陽〕今直隸定興縣。

附記

九節度者即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炆，與平李旻，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也。其致潰原因，首在不置元帥，而以宦官爲觀軍容使，動輒掣肘，致諸將莫能統一。加以人馬衆多，值中原饑饉，轉餉江淮者，復爲思明所焚截。由是諸軍乏食，人無固志，雖欲不潰，庸可得乎？而肅宗信魚朝恩之言，歸咎子儀，亦不思之甚矣。

十八 李光弼河陽之戰一

魚朝恩不慊於郭子儀，因鄴南之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是時朔方軍士，憚光弼之嚴，而樂子儀之寬，皆涕泣請留。子儀給之曰：「我送中使耳，非還

郭子儀
還京

李光弼
移軍河

野水渡
之戰

攬轡安
閒

李抱玉
南城之

京也。一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人，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素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肅然，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思明既僭帝位，分軍四道，渡河南寇，光弼整衆至洛陽，留守韋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賊勢將益張矣，不如移軍河陽，北聯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使表裏相應，賊必不敢越我而西，此猿臂之勢也。」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引軍入河陽三城，有衆二萬，糧纔支十日，按閱營壘，部分士卒，莫不嚴辦。思明入東都，城空無所得，乃引兵北攻河陽。思明屯兵河清，光弼軍野水渡以禦之。劉龍仙者，賊驍將也，奉思明命，單騎來挑戰。龍仙於馬上嫚罵，光弼顧諸將，孰往取之？僕固懷恩請行，曰：「此非大將之所爲也。」白孝德請行，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渡。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閒，是以知之。」孝德既渡，龍仙嫚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龍仙人馬辟易，環隄而走。孝德斬其首，從容策馬歸陣。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日浴於河渚，光弼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渡水來奔，盡獲之。相持數日，光弼還守河陽，賊衆乘之。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兩日。」

戰

乎，如過期而援兵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賊攻之，甚急，城垂陷，抱玉給之曰：「吾食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抱玉繕完守具，明日復請戰，賊怒，盡銳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

評

光弼誘馬一事，傳紀家泥於游牝之說，嘖嘖以爲秘計，殊不知戰陣多用驢馬，卽數在取多，亦不過關及牝馬，從未有以牝馬參隊伍者。雖有游牝，誘將安施。書生不諳軍旅，並不察物情，好異傳說，大率類此。

註

- ①【東都】今河南洛陽縣。
- ②【潼關】今陝西潼關縣。
- ③【河陽】在今河南孟縣西南。
- ④【澤潞】澤州，今山西晉城縣，潞州，今山西長治縣。
- ⑤【河陽三城】分南北中三城，俱在今河南孟縣。
- ⑥【河清】今爲鎮，在孟縣西。
- ⑦【野水渡】在孟縣西南。
- ⑧【南城】河陽三城之一，在孟縣南。

十九 李光弼河陽之戰二

光弼自將屯中渾，賊將周摯，舍南城之圍，并力攻之。光弼令荔非元禮，出勁卒，列羊馬城內以拒賊，而自乘城東北隅，執小朱旂，號令諸軍，賊恃其衆，直進逼城。光弼登城望曰：「賊雖多，鬻而不整，不出日中，保爲諸君破之。」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戒諸將曰：「

戰
河陽之

賊棄潰走

史朝義弑逆

爾輩望吾旂而戰，吾颺旂緩，任爾擇利進止，吾急颺旂，三至地，則萬衆齊進，生死以之，後顧者斬。」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辱於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敵，吾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戰方合，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左右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而出，僕固懷恩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望使者提刀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颺旂，三至地，諸將齊進致死，呼聲震天地，賊衆大潰，周擊以數騎遁去，思明不知，猶攻南城，驅所獲俘虜示之，乃解圍而走。是役也，史思明傾國而來，決勝負於一舉，光弼竭天下之力，乃能却之，微是戰，天寶之禍，復見於肅宗之季矣。已而思明爲其子朝義所弑，賊勢遂餒。初，思明猜忍好殺，人不自保，其長子朝義無寵於思明，愛少子朝清，欲立之。河陽戰後，思明欲變計入關，取西京，使朝義爲前鋒，自帥大軍繼之。朝義至陝，爲衛伯玉所破，不得進，思明以爲怯，欲斬之。朝義憂懼，不知所爲，用部將駱悅等計，召思明心腹曹將軍，謀行大事。曹將軍知諸將皆怨，不從，禍必及已，遂從之。思明方宿驛中，朝義以兵三百人入，思明曰：「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囚思明於柳泉驛，既而縊殺之。朝義僭

史思明
死

代宗

乞師回
紇
洛陽之
戰

再復東
京
回紇大
掠

嗣僞位，使人至范陽殺朝清并不附己者數十人，時洛陽四面數百里間，皆爲丘墟，然朝義所部皆祿山舊將，故與思明等夷，思明死，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

註

祿山思明，皆以逆胡犯順，窮凶極惡，卒漏天誅；及其死也，乃并遭子禍，如出一轍，斯亦奇矣。

註

○〔中渾〕在今河南孟縣西南。○〔羊馬城〕於城外四圍，更築短垣，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

謂之羊馬城。

二十 安史之亂平

寶應元年，肅宗崩，廣平王嗣位，是爲代宗。代宗亟於平賊，因遣使詣回紇，脩舊好，且徵兵共討史朝義，可汗悅，遣使上表，請自將助國討賊，乃以皇子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僕固懷恩副之。軍至洛陽北，史朝義悉其精兵十萬而出，陣於昭覺寺。官軍乘之，殺傷甚多，而賊陣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左右盪決，賊衆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始潰走，人馬相蹂踐，填滿坑谷。朝義以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三城，留回紇可汗駐東京，使其子瑒帥朔方軍追朝義，回紇在洛中，肆行殺戮，死者萬計，火累月不滅。朝義自濮州渡河，田承嗣等將兵

薛嵩張忠志降

田承嗣李懷仙降

李抱忠閉門不納

懷仙殺史朝義

安史之亂始平

四萬與之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朝義遂不能軍。其大將薛嵩，以相衛邢洛四州，降於李抱玉；張忠志以恆趙深易定五州，降於辛雲京；朝義奔至莫州，僕固瑒就圍之。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范陽，發李懷仙之兵，還救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潰圍而出。朝義既去，承嗣即以城降。時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在僕固瑒軍中矣，而朝義不知也。行至范陽，官軍追之急，而懷仙將李抱忠閉門不納，朝義責以君臣之義，抱忠曰：「天厭史氏，唐室中興，今既歸唐，豈可更爲反覆，獨不媿三軍之士耶？丈夫恥以詭計圖人，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降矣，不然，王師何以至此？」朝義泣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城東，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將北入奚契丹，懷仙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而死，懷仙取其首，獻諸朝。安史之亂，至是始平。

註

自祿山始禍，思明繼逆，前後亘九年，毒痛四海，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代宗急於滅賊，舍郭李不用，而

倚任獨孤父子，安史雖亡，而河北終不爲唐有，藩鎮之禍，遂與唐相終始，豈天之未厭亂耶？抑人謀之果不

感也。

註 ①〔昭覺寺〕在今洛陽縣。 ②〔濮州〕今山東濮縣。 ③〔相衛邢洛〕相州，今河南安陽縣。衛

州，今河南汲縣。邢州，今直隸邢臺縣。洛州，今直隸永年縣。 ④〔恆趙深易定〕恆州，今直隸正定縣。趙州，

今直隸趙縣。深州，今直隸饒陽縣。易州，今直隸易縣。定州，今直隸定縣。 ⑤〔冀州〕今直隸肅寧縣。 ⑥

〔范陽〕今直隸北京。

第七章 肅代時事

一 張良娣之亂政

張良娣

建甯王
倓

李泌

玄宗以女寵之故，垂老蒙塵，幾亡天下。肅宗戎馬餘生，備嘗險阻，乃不知引爲殷鑑，內制於傾城之哲婦，外撓於盜柄之中官。以爲父則不慈，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君則懦而不武，唐祚之中衰，豈獨玄宗之咎也哉！初，張良娣巧慧，能得上意，上之至朔方也，良娣從之。時衛兵單弱，良娣侍寢，常居上前，曰：「倉卒有變，妾以身當之，殿下可自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卽起縫戰士衣，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也！上由是益愛之。」建甯王倓性英果，良娣惡焉，上既卽位，欲立良娣爲后，李泌諫曰：「陛下以討賊之故，權踐大位，非利天下也。至立后乃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上從之。良娣由是又惡泌，宦者李

李輔國

五不可留

一誤慎無再誤

廣平賴以無恙

輔國本飛龍廕小兒，粗嫻書計，給事東宮，上親幸之，輔國遂與良娣比，而傾倓及泌，倓竟以無罪賜死，上嘗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因力求去，曰：「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陛下若不聽其去，是殺臣矣，上驚曰：「豈有朕而辦殺卿者，其以吾爲句踐耶！」泌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敢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甯耳。」以建甯之孝友聰明，豈肯頓萌異志，且陛下昔欲用建甯爲元帥，臣以爲不如廣平，建甯若有奪嫡之心，固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可以察其心矣。夫既往不咎，臣之言此，欲陛下慎將來耳，建甯之事，已一誤矣，慎無再誤。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言，朕當書紳。」時良娣生子奐，王伾密有易儲之意，廣平危甚，故泌言及之，廣平賴是得無恙，而泌卒辭歸衡山。

評

張良娣新產，爲戰士縫衣，猶婦人固寵取憐常態。至欲居前禦寇，竟自託於馮婕妤之舊態，肅宗爲巧

言所惑，不明其矣。先爲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大不信，婦非類然，他日竊柄宮闈，幾蹈武韋前轍，皆此一

念階之禍也。至李泌衡山歸隱，史但稱其去就之高，未免膚見。觀泌密陳造膝，拳拳於父子骨肉間，以啓沃

格心爲己責，是真不愧大臣風度者。雖漢之嚴光，且弗逮遠甚。況攸緒輩以下乎？白衣山人之目，殊不足盡

也。

註

①〔朔方〕指平涼言。

②〔飛龍殿小兒〕飛龍，御殿名，小兒，閹奴之稱。

③〔勾踐〕春秋越王

名，殺功臣文種。④〔衡山〕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卽南嶽也。

二 李輔國之亂政

李輔國
掌禁兵
張后干
政
陳玄禮
高力士
上皇遷
居西內
李唐

上既還京，冊立良娣爲后，而輔國專掌禁兵，勢傾朝野，制敕非經其手，中書不敢施行，李揆爲相，至以叔父事之，張后亦時時干預政事，上雖不悅，而莫敢如何也。上皇自蜀歸，以興慶宮故時潛邸，愛而居之，上孝養甚歡，上皇時御樓觀望，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置酒樓下款之。諸將立功者，亦往往召入賜宴。輔國素微賤，恆爲上皇左右，陳玄禮高力士所輕，輔國恨之，乃搆亂兩宮，言上皇日與外人交通，恐不利於陛下。因爲上畫策，還上皇居西內，以防不測，上未應。輔國亦自疑懼，會上有疾，輔國竟矯詔，以兵迎上皇入西內，玄禮力士等，皆誣以罪，流諸遠州。上皇由是鬱鬱成疾，有山人李唐者，以隱逸召見，上方抱幼女於懷，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對曰：「太上

程元振

代宗

盜殺李輔國

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耳。」上泫然泣下，然制於張后與輔國，竟不敢往朝上皇也。未幾，上皇崩，上哀思甚至，疾轉篤，時張后與輔國更有隙，密召越王係，使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欲以翌日誅輔國，及其黨程元振。輔國知之，是夜，勒兵入宮，矯太子之命，收后幽之別殿，宮人皆驚駭逃散，上疾已彌留，重以驚懼，遂崩。輔國即弒后及係，而扶太子即位，即代宗也。輔國恃功，益橫恣，代宗內不能平，陰欲誅之，乃陽尊禮之，以驕其志，號爲尙父而不名。輔國亦處之晏然，忽有盜入其第，斷輔國之首而去，代宗爲發哀輟朝，贈太傅，知其事者，以爲盜實代宗所遣也。

李輔國專權稔惡，罪不容誅，自當肆諸市朝，以謝天下。張后雖化晨迹著，尙未若武韋之禍及宗祊，輔國敢行弒逆，尤當繩以亂賊之律，代宗轉以爲功，不加顯戮，是但知報復私嫌，而不顧大義，無論顛倒是非，不可爲訓，卽以春秋不討賊之例責之，代宗其能自解乎？

三 僕固懷恩叛亂始末

僕固懷恩者，亦蕃將也。本鐵勒部種，僕骨歌濫拔延之曾孫，語訛謂之僕固。貞觀時，鐵勒大首領降唐者甚多，僕固其一也。安史之亂，懷恩從郭子儀，戰功甚多。代宗嘗以其

懷固懷
恩再引
回紇吐
蕃入寇

懷固懷
恩死

吐蕃十
萬至奉

二女嫁回紇爲可賀敦，又使之徵兵回紇，共平安史之亂，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懷恩恃功驕蹇，河東節度使辛雲京疑其欲反，激之，懷恩遂叛，發兵寇太原，並引吐蕃回紇兵攻奉天。帝聞變，謂郭子儀曰：「懷恩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其爲朕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中河東副元帥，將兵禦之，擊退吐蕃回紇兵。進攻懷恩，懷恩之衆，本子儀舊部，聞子儀來，將士皆鼓舞涕泣曰：「吾輩從懷恩反天子，何面目見汾陽王哉。」因相卒來歸，懷恩不得已，引退。時懷恩使其子瑒圍榆次，敗績，爲其下所殺。懷恩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矣。」因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子儀傳瑒首詣闕，羣臣入賀。」帝慘然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侍優厚。懷恩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靈州，踰年復誘回紇吐蕃數十萬衆，與之入寇。至中途，懷恩暴死，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大將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虜衆披靡，瑊挾其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時上方集百官於資聖寺，講仁王經，聞寇至奉天，始罷講，百官入朝，魚朝恩宣言曰：「

強寇近在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一公卿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捍寇，而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因召子儀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會大雨旬日，吐蕃不得進，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

〔註〕

僕固懷恩之反，雖曰駱奉儒辛雲京激成，然皆由代宗不從顏真卿李抱真之言，用郭子儀為鎮撫，以致彼猖若此。及乎懷恩拒命，逆子伏誅，乃云「信不及人，動臣顛越」，益形昏曠可笑耳。

〔註〕

- 〔鐵勒〕即敕勒。
- 〔可賀敦〕猶言女后。
- 〔河東〕治今山西臨汾縣。
- 〔太原〕今山西太原縣。
- 〔奉天〕今陝西乾縣。
- 〔榆次〕今山西榆次縣。
- 〔靈州〕今甘肅靈武縣。
- 〔涇陽〕今陝西涇陽縣。
- 〔河中〕今山西永濟縣。

四 郭子儀單騎退回紇

吐蕃退至邠州，與回紇遇，復連兵而東，進圍涇陽。子儀嚴備不與戰，時二虜聞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往說回紇，謂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令公豈真在此耶？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寇衆我寡，難以力

單騎見
回紇

令公來
矣
免胄釋
甲投槍
而進

子儀說
回紇共
擊吐蕃

敵，昔吾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子儀曰：「此不足威敵，而適啓其疑，滋爲害耳，不如單騎往。」郭晞叩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奈何輕其身，以餌虜乎？」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危，吾以至誠與之言，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矣。」以鞭擊其手曰：「去！」子儀巡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矣！」回紇大驚，其大將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諸酋相顧曰：「是矣。」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而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也，不可謂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新怨，背恩德而獎叛逆，何其愚耶？且懷恩背君，棄母於汝，何有？吾今挺身而來，聽汝殺我，我之將士，當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不然，我曹何敢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不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奸破敵而取富，爲汝計，孰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舉酒酹地曰：「大

見一大人而還

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宗祀滅絕。藥葛羅亦醉地曰：「如令公言。」諸酋皆大喜曰：「向以巫從軍，巫言此行，不與唐戰，當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吐蕃聞之，引兵夜遁，藥葛羅帥衆追之，子儀遣將與之俱，及吐蕃於靈臺西原，大破之，得所掠士女四千人，其亂始平。

評

郭子儀忠誠素著，威望久孚，是以輕出而不自疑，回紇亦誠服而不敢害，使非其人，而強以效顰為美，嘗試僥倖，如後來吐蕃劫盟，渾瑊幾致不免，厥鑑又豈遠哉？

註

①〔邠州〕今陝西邠縣。②〔令公〕子儀封號。③〔靈臺〕今甘肅靈臺縣。

五 吐蕃陷長安

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置六都護府。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往戍，開屯田，設監牧，軍城戍邏，萬里相望，迨祿山之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留兵單弱，數年之間，漸為吐蕃所蠶食。鳳翔以西，邠州之北，相繼淪沒，吐蕃遂盡取隴右河西之地矣。先是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羽檄如織，程元振悉匿不以聞，寇過邠州，上始聞之，而胡騎已至奉天，距京師百餘里矣。上

六都護府

吐蕃取隴右河西地入蕃

寇

帝出奔
陝州

吐蕃陷
長安

郭千儀
再復西

馬璘入
援

此將軍
不惜死

急起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既奉命，召募得二十騎，倉卒西行，至咸陽，虜衆二十餘萬，已渡渭循南山而東。子儀奏請增兵，元振遏止之。吐蕃渡便橋，上倉卒不知所爲，乃出幸陝州。吐蕃入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爲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矣。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並山東行，召集諸軍，得四千人。軍勢稍振，乃泣諭將士以共取長安，雪國恥，皆感泣，願受約束。上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在此，寇決不敢東向，臣不復長安，誓不見陛下也。」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張知節繼之。晝則擊鼓張旂，夜則多然火，以爲疑兵。吐蕃頗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皇駭，悉衆遁去。還圍鳳翔，馬璘以千餘人赴援，突圍入城，不解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數千。明日虜復至，璘開門待之。吐蕃咤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引去。」上還京師，諸臣上疏斥程元振之罪，請戮之以謝天下。上猶謂其有功，僅放歸田里而已。

評

郭汾陽才德俱全，可以兼位將相，乃置之閒散，及一旦有事，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闕尹之

而進退汾陽，如待奴隸，自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汾陽無纖芥於胸中，一聞君命，

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日月，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為萬人之師表矣。

註

- ①【武德】高祖年號。
- ②【開元】玄宗年號。
- ③【鳳翔】今陝西鳳翔縣。
- ④【邠州】今陝西邠縣。
- ⑤【廣德】代宗年號。
- ⑥【奉天】今陝西乾縣。
- ⑦【便橋】在長安城西，今日西渭橋，亦稱咸陽橋。
- ⑧【陝州】今河南陝縣。
- ⑨【御宿川】在長安城西南，亦曰華嚴川。
- ⑩【藍田】今陝西藍田縣。
- ⑪【商州】今陝西商縣。

唐六都護府表

府名	所屬道	治所	今地	領地
安東	河北	平壤	朝鮮平壤	高麗諸府州
安南	嶺南	交州	安南中部	交趾府州及海南諸國
安西	隴右	龜茲	新疆庫車縣	西域諸府州
安北	關內	金山	科布多境	嶺北諸府州
單于	關內	雲中	山西歸綏縣	嶺南諸府州
北庭	隴右	庭州	新疆迪化縣	天山以北諸府州

六 魚朝恩亂政始末

官將
軍自朝
恩始
神策軍

朝恩判
國子監
事
朝恩講
易
笑者不
可測

程元振既敗，魚朝恩始專攬朝權，自肅宗以來，奄人雖預軍政，然但爲諸道監軍而已，未嘗獨將也。其獨將則自朝恩始。初肅宗置神策軍，以郭英乂帥之，朝恩爲監軍，英乂入爲僕射，朝恩自將之，自是遂不置帥。及上幸陝，朝恩舉陝城扈駕諸軍，皆并入神策，以張其勢。京師平，從上還宮，遂以軍歸禁中，其衆浸多，乃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唐世中官之禍，所以甚於東漢者，掌兵與不掌兵之殊也。代宗之馭臣下也，專用老氏欲取故與之術，先寵祿以驕其志，繼姑息以長其奸，俟其惡既稔，然後驟出不意，誅鉏而覆滅之。初翦朝恩，繼誅元載，皆是術耳。朝恩初爲九節度觀軍容使，至是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掌禁兵，勢凌朝野，帝甚信任之。嘗釋奠於國子監，命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朝恩遂自謂有文武才，天下莫敢與抗。既又以朝恩判國子監事，常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朝恩於是執易高坐，講鼎卦九三，以譏宰相。王縉怒形於色，獨元或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恩既勢傾朝野，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政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豈有不由我者耶？」上

天下事
豈不由
我

朝恩伏
誅

劉晏國
器

移書宰
相言漕

聞而不懌，元載乃乘間，奏請除之。上令載密為方略，朝恩入殿門，恆以勇士百人自衛，載悉厚結之；且令皇甫溫握兵於外，遙為聲援。計既定，乃白上，上以寒食節，宴貴近於中書省，酒罷，朝恩將出，上責其潛懷不軌，叱衛士縊殺之，輿尸還其家，仍賜錢以葬。

評

魚朝恩一家奴耳！代宗與元載，密謀方略，儼如敵國，不大可笑乎？乃至還尸賜錢，不敢肆諸市朝，使憲典肅而炯戒昭，益所謂庸懦無能之至矣。

註

○〔神策軍〕即禁軍也，初為玄宗所置，以守邊疆，至肅宗，以宦者領之，遂為天子禁軍，其勢力在他禁軍之上。○〔成均〕即古之大學也。

七 劉晏理財始末

劉宴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初，玄宗封泰山，宴甫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張說試之，說曰：「此國器也。」即授太子正字，號神童，名震一時。代宗時，曾為宰相，旋罷旋起，尋以御史大夫，領江淮轉運，及租庸鹽鐵等使，時大兵甫罷，京師斗米千錢，畿內之民，至鬻麥穗以輸租賦，宴乃按行淮泗，達汴入河，循底柱三門，觀前代遺迹，盡得其利病所在；然患為人牽制，不盡其用，乃移書宰相元載，言漕運利害甚詳。於時載方貴寵用事，

運利害

得書，卽盡以漕事委之，故宴得盡其才，及漕運至京，上大悅，以鼓吹迓諸東渭橋曰：「卿朕之鄼侯也。」凡歲致粟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價不至翔貴矣。未幾，南遷吏都尙書，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常袞爲相，忌其才，奏爲左僕射，實欲奪之權也。代宗以財政方殷，詔領轉運使如故。始五琦推鹽佐軍興，宴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計一歲征賦所入，總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時許鄭以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以東，皆食海鹽，宴主之，宴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聽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法。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食，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後乃增至六百萬緡，國用充裕，而民不困弊，職是故也。宴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也，常以養民爲先，通商惠工，扶危救饑，凡利於百姓者，無不爲之，由是戶口蕃息，人民富庶。方是時，諸道巡院，皆置驛，募急足，凡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病，雖甚遠，不數日卽達，用能權萬貨之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力常平，居恆勤幹絕人，事無閒劇，卽日剖決，雖休澣不自暇逸，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以故爲要人所忌。楊炎尤嫉之，卒

常平鹽
法
理財以
養民爲
先

劉晏被
冤

以事羅織賜死，天下冤之。寔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李衡包佶之儔，繼掌財賦，有聲於時，皆晏之故吏也。晏既被誣，其舊掾推明其功，以爲管蕭之匹，著論紀其行事。

評 理財者民事，非官事也。以官理財，未有不病民者也。秦漢以來，以官理財，而能不病民者，劉宴一人而已。而終爲權奸所陷，不克令終，可慨也夫！

註 ①【南華】今山東荷澤縣。②【底柱三門】底柱，山名，在今河南陝縣東北之黃河中，有三門，禹

所鑿，即今三門山是也。③【鄧侯】漢蕭何封號。④【許鄭】許州，今河南許昌縣，鄭州，今鄭縣。⑤

【泮蔡】泮州，今開封縣，蔡州，今汝南縣。⑥【管蕭】管仲，蕭何也。

八 李光弼之晚節

郭李同爲佐命元勳，及其晚節，則汾陽能以功名自終，而臨淮不免爲纒誘所毀，蓋代宗疑忌之懷，有以使之耳。方光弼之敗於邙山也，朝廷以僕固懷恩代統諸軍，而命光弼以河南副元帥，南鎮徐州。是時史朝義謀南擾江淮，而宋州當其衝，自引兵圍之。州人堅守數月，食垂盡，謀棄城東走，裨將劉昌曰：「倉中有猶麴藥數千斤，請屑而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來救我矣。」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力尙強，請南保揚州，

光弼南
鎮徐州

田神功

張修

來瑱賜死

光弼以憂卒

光弼曰：「朝廷方倚我爲安危，我復退縮，天下將何望耶？」於是徑趣彭城，使大將田神功進擊賊軍，大破之。宋州圍解，江淮得晏然無恐。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庶務悉委判官張修，修更事精敏，區斷如流，諸將事之如事光弼，軍中肅然。東夏以甯。先是田神功見官屬，皆坐受其拜，及見光弼與修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神功出行伍，不知朝儀，諸君亦胡爲不言成神功之過乎？」既而程元振專恣，諸將有大功者，尤嫉忌之。山南帥來瑱，竟以無罪賜死，子儀懼，亟請解副元帥，稱疾不出。光弼遂不敢入朝。吐蕃之變，上幸陝，徵天下兵入援，光弼竟不至，遂以憂鬱發病卒。光弼治軍嚴整，指揮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後戰，故能以少擊衆，將略之優，實過子儀。卒爲讒人所搆，不得保盛名以歿，青蠅營營，吁可畏哉！

評 李光弼以名將擁兵自雄，不共朝命，豈獨聞召即至，遠愧子儀。卒之名義既乖，羣下亦不爲之用，是以飲恨長終，則雖當時習聞跋扈，恬不知怪，而天理名彝，自無一日或絕於人心也。

- 註 ①【汾陽】謂郭子儀。 ②【臨淮】謂李光弼。 ③【邙山】即北邙，在河南洛陽縣東北。 ④【徐州】今江蘇銅山縣。 ⑤【宋州】今河南商丘縣。 ⑥【臨淮】今安徽泗縣。 ⑦【揚州】今江蘇

江都縣。①〔彭城〕即徐州。

九 郭子儀之晚節

郭曖

吾父薄天子而不為

不癡不聾不作家翁

禁軍中走馬

子儀功名既盛，代宗禮重之，常呼為大臣而不名。而子儀謹畏益甚。子曖尚帝女昇平公主，偶有違言，曖怒曰：「汝恃汝父為天子耶？吾父特薄天子而不為耳！」公主恚，奔入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其果欲為天子，天下豈吾家物耶？」慰諭遣之。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笑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事，何足問也？」子儀歸，杖曖數十。後盜發子儀冢，人皆疑魚朝恩使之。子儀見上，上偶語及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戢軍士，使多發民間冢墓，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其夫人乳母子犯令，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他日以語僚佐，太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欣然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請，朝廷必委曲從之，實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咸歎服。及代宗崩，德

德宗
尙父

功蓋天
下主不
疑

宗即位，詔尊子儀爲尙父。時楊炎、盧杞相繼秉權，益導德宗爲猜忌，文武大臣多不克令終。子儀愈恭謹小心，由是讒謗不行。其卒也，年八十五，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三十餘年，爲中書令，歷二十四考，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以爲非。於乎！斯可謂「忠貫日月，信格豚魚」者已。

評 史稱郭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嗚呼！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子儀以何道而能然，無他，亦惟言忠信，行篤敬而已。史又稱其窮奢極欲而人不以爲非，斯則未免形容太過。蓋汾陽大富貴，亦壽考，持盈保泰則有之。謂爲窮奢極欲，此小人處富貴者之所爲，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註 ①【昇平公主】代宗女。 ②【都虞候】官名，軍校之稱，漢時衛尉有都候，將帥有軍候，隋太子術率有左右虞候府，掌斥候伺姦，唐改爲清道率，其後方鎮皆置都虞候。五代時都虞候爲禁衛之官，宋因之，元以後不置。 ③【豚魚】豬，小豚也，易，信及豚魚，言其誠信，可以感動豚與魚也。



